

Buddhist Hongshi College

2021 JUNE

HONGSHI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 弘誓

Vol. 171

◎ 民國一一〇年六月出刊 | 佛教弘誓學院刊行

本期專題

## 兩句奇絕法語 生平灑落風範

- 永懷創會理事長淨良長老
- 俠肝義膽，佛教優先
- 花開見佛悟無生



h o n g s h i

## 弘誓編輯室報告

世間大事莫過於生死，人人皆要面對生命功課，佛門高僧，最後時刻的灑脫自在，給這不圓滿的人生示範了另一種離去。「兩句奇絕法語，生平灑落風範」，這是淨良長老的最後教誡，也是昭慧法師敬仰長輩的紀念，其典範意義必將激勵世人，修行不虛，生死當下就是此生的圓滿完成。

本期專輯追思<sup>上淨下良</sup>長老，長老生平俠肝義膽，佛教優先，在學界、教界法緣殊勝。「海峽兩岸開放以後，兩岸佛教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交往，長老是兩岸佛教界交流的推動者和維護者。」故編者從兩岸學界、教界眾多紀念文章中，選錄數篇以資紀念長老平生事功。開篇是昭慧法師撰寫的〈兩句奇絕法語，生平灑落風範——<sup>上淨下良</sup>長老圓寂側記〉，敘述長老面對生死的從容與自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黃夏年教授〈沉痛悼念淨良長老圓寂〉，以深情的筆觸，抒寫長老僕僕風塵為兩岸佛法興盛的拳拳悲心，文中穿插了長老許多珍貴的歷史影像。中華佛寺協會林蓉芝秘書長，回顧長老作為中華佛寺協會創會理事長，兩屆八年理事長任期內所推動的會務事功，在佛教界的大事上幾乎都看到長老熱切奔走的身影。佛光大學闞正宗教授〈功在兩岸佛教交流的淨良長老〉，記錄「長老膺任中國佛教會第15~16屆（2001-2010）理事長，極力推動兩岸佛教交流，並展開與中國佛教會歷史研究相關的學術研討會與專書撰寫，對於彰顯中佛會歷史的學術活動亦不遺餘力。」本期同時轉載《鳳凰網》「覺悟號」新聞：「4月2日清晨，92歲高僧灑脫離世！遺囑不舉喪、不追思、不封龕」，淨良長老灑然辭世新聞（鳳凰網放在頭條號），當天中午已經有50多萬人閱讀，2000多條評論，500多萬展現量。

「法音宣流」欄目刊登昭慧法師兩則領眾劄記：〈養成善習的重要性——個人領眾的「菜瓜布」哲學〉，法師用幽默的語言描述了人之積習對治的艱難。〈我的「強迫症」性格特質——從「唱經」到「誦經」的矯正歷程〉，則是法師對傳統梵唄傳承的致

敬和堅持，從中亦可體會親近善知識，如理作意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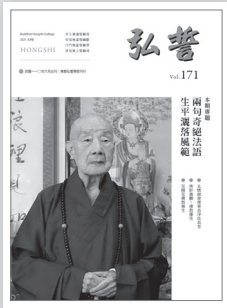
性廣法師一介禪師，近年來也常常應邀主持佛七，禪師開示念佛，當然是別有一番心地風光。「淨土世界」專欄推薦，〈花開見佛悟無生——2021年佛七聞法札記〉，從中可以見識禪者的機鋒銳利和慈悲度生的完美對接。

「律學今詮」連載昭慧法師戒學系列講記，本期〈佛教戒律的法哲學〉，法師從比較宗教的角度，透過現實面和理論層面的層層剖析，突顯佛教法哲學的特質，令行者持守戒律正見增上，多了幾分從容和篤定。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姚彬彬教授，撰寫〈也談「方便」——與程恭讓教授商榷〉一文，以法義無諍的精神，梳理辨析了「圓融」與「方便」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定位。提出「印順法師平生對於『方便』問題的探討，皆針對的是歷史上乃至當前佛教的現實問題而論。」脫離當下語境的解讀，則誤解偏離印公導師對於「圓融」與「方便」對治意義的詮釋。

「人間燈火」刊載〈俠肝義膽，佛教優先——我與淨良長老的因緣〉，該文節選於昭慧法師口述歷史《浩蕩赴前程》專著，在一系列佛教最關鍵的時刻，長老無視個人得失，對佛教忠貞之情令人感佩。

長老平生行事低調，徒眾請示他，圓寂時是否唸佛，他說：「你們別唸，吵死了，我自己唸！」我等後學在此亦謹遵教誨，「自依止、法依止」，祈請長老不捨眾生，乘願再來。



封面說明 |  
淨良長老法相 (攝於台北彌陀寺壽光樓)

弘誓通訊 (雙月刊) NO.171

導師 | 印順導師  
發行人 | 釋見岸  
總編輯 | 釋明一  
副總編輯 | 釋耀行  
美術排版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編校 | 釋心皓、釋法聞、釋地柏、釋傳聞  
釋宏量、釋振恩、翁秋玲  
編政 | 黃秀娥、張沛寧、釋心謙、釋心宇  
吳德發、王彩虹  
發行 | 弘誓文教基金會  
地址 | 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電話 | (03) 4987325  
傳真 | (03) 4986123  
電子信箱 | hong.shi@msa.hinet.net  
弘誓學團網址 | www.hongshi.org.tw  
劃撥帳號 | 19139469  
戶名 | 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  
(誌)字第2541號  
中華郵政中壢雜字第49號登記證登記  
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創刊  
民國一一〇年六月出刊  
ISSN 17292786

# CONTENTS

## 目次

編輯室報告 | 釋耀行

### 【本期專題】兩句奇絕法語，生平灑落風範

- 6 兩句奇絕法語，生平灑落風範  
——上淨下良長老圓寂側記 | 釋昭慧
- 10 沉痛悼念淨良長老圓寂 | 黃夏年
- 13 永懷創會理事長淨良長老  
——恩同再造、名揚兩岸 | 林蓉芝
- 19 功在兩岸佛教交流的淨良長老 | 闕正宗
- 27 4月2日清晨，92歲高僧灑脫離世！  
遺囑不舉喪、不追思、不封龕 | 《鳳凰網》新聞

### 法音宣流

- 30 養成善習的重要性  
——個人領眾的「菜瓜布」哲學 | 釋昭慧
- 33 我的「強迫症」性格特質  
——從「唱經」到「誦經」的矯正歷程 | 釋昭慧

### 淨土世界

- 37 花開見佛悟無生  
——2021年佛七聞法札記(一)  
| 主講：性廣法師·筆錄：陳俊銘·修潤：釋真聞、釋耀行

### 律學今詮

- 42 佛教戒律的法哲學  
——《比丘尼戒經》講記(六)  
| 主講：昭慧法師·筆錄：釋印隆·修潤：釋耀行



## 無諍之辯

### 58 也談「方便」

——與程恭讓教授商榷 | 姚彬彬

## 人間燈火

### 62 俠肝義膽，佛教優先

——我與淨良長老的因緣 | 釋昭慧

## 院務資訊

66 第十九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公告

68 佛教弘誓學院110學年度招生啟事

69 法界書訊：《如理作意》

70 玄奘大學《玄奘佛學研究》徵稿啟事

71 法界書訊：《世友、妙音、覺天——有部三大論師思想探微》

72 學團日誌

93 佛教弘誓學院110年暑期弘法講座、課程與營隊活動取消公告

94 收支決算表（110年3月～4月）

95 護持徵信





# 兩句奇絕法語，生平灑落風範

## ——上淨下良長老圓寂側記

撰文 | 釋昭慧

### 臉書留言錄（之八八三）

110.4.4

#### 示寂之前，緣慳一面

**我**們敬愛的長輩，上淨下良長老（北投彌陀寺方丈，中國佛教會前理事長），已於4月2日清晨4時在彌陀寺方丈室安詳圓寂，晚輩後知後覺，凌晨方從一玄法師Line訊息得知。

長老親筆預立遺囑：「入滅後，不發喪，不發訃聞，不舉行追思讚頌會，不需封龕說法等儀式」，乃至不作「一切禮懺、齋口等佛事」，總之，一切從簡處理。

長老一如生前，行事低調，灑落自在。晚輩懺悔，半生蒙受長老慈悲覆護，竟然久疏音問，於其示寂之前，緣慳一面！



▲ 淨良長老德相

方纔從Line得悉，監院心謙法師帶領學眾上午至士林官邸攬勝，遂與其互聯，下午搭高鐵與捷運與彼等會合，共同前往弔唁瞻禮！

南無觀世音菩薩！

## 學眾踏春，被抓公差

昨天謙師父告知，今天上午擬領學眾至士林官邸踏春。乍聞深慶：學團有如此慈愛的當家師，真的是學眾之福。

她邀我同行。我回云：「好不容易有個連假，哪兒都不想去，只想『宅』在道場，還點稿債。」

凌晨三點多下樓禮佛，看到她早早起床，躡手躡腳往大寮走。問她幹啥，方知她發心為學眾準備飯糰。一時還沒聯想到她們今日出遊一事。10點打開手機，才在群裡看到她們官邸攬勝的照片。立即致電抓公差，請她們午餐後到北投捷運站與我會合，一同前往瞻禮<sup>上</sup>淨<sup>下</sup>良長老。

（住持明一法師與院長圓貌法師平日法務繁忙，趁著假日精進禪修，所以照片中看不到她們兩位。）

## 兩句奇絕法語，生平灑落風範

淨公長老徒孫宗宏法師告知：

老人非常灑脫，一年前就於此僻靜處所，建設了非常簡單的涅槃堂，而不要大家安放大體於寬廣的大堂之中。

4月1日早上用餐畢，老人要堅如法師等徒眾載他去陽明山走走，回來說是「累了」，安臥在一樓寮房。待下午徒眾前往請他起床用餐，發現他已無氣息，面容安詳，遂移往涅槃堂。其後發

現他心口猶溫，遂為他提供氧氣。至翌晨4時，老人家安詳示寂。

他近年將寺務一切交代徒眾，寺產悉數處置妥當，就說他世緣已盡，想要離開。徒眾不捨，他說：

「該走就要走，你們莫非想要把我留成老妖怪？」

徒眾請示他，圓寂時是否唸佛，他說：「你們別唸，吵死了，我自己唸！」

其灑脫有如此者。

（因此我們上香完，三拜而退，一句佛號也沒唸，以免老人嫌我們「太吵」。）

## 長老遺囑，成了徒眾的「免死金牌」

淨良遺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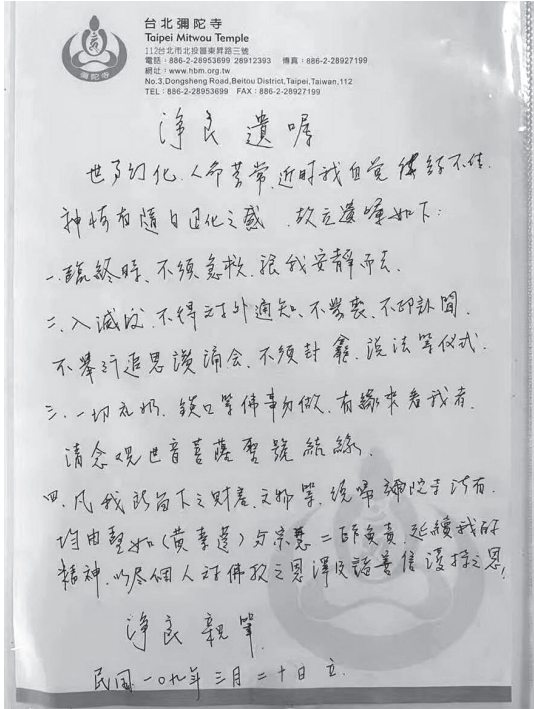
世事幻化，人命無常，近時我自覺體能不佳，神情有隨日退化之感，故立遺囑如下：

一、臨終時，不須急救，讓我安靜而去。

二、入滅後，不發喪、不發訃聞、不舉行追思讚頌會，不須封龕、說法等儀式。

三、一切禮懺、餞口等佛事勿做，有緣來看我者，請念觀世音菩薩聖號結緣。

四、凡我所留下之財產、文物等，總歸彌陀寺所有，均由堅如（黃素蓮）與宗慧二師負責，延續我的精神，以盡



▲ 淨良長老遺囑。(109.3.12 淨良長老親書)

個人對佛教之恩澤及諸善信護持之恩！

民國一〇九年三月二十日立

淨良 親筆

在涅槃堂前，住持堅如法師請大家喝茶。她告知：老人於去年3月20日預立如上遺囑。原因是，徒弟給他看些照片，那是前一天（3月19日）一位教界長老追思讚頌會的盛大場面。

他一看，立即要堅如法師拿張信紙，當下寫就這張「一切從簡」的遺囑。

堅如法師幽默地說：「好在老人家

留下這張免死金牌，否則我們一定會給教界長老罵死！」

## 鳳凰網的新聞效應

110.4.4

以下，鳳凰網新聞：[https://ishare.ifeng.com/c/s/v004tX207p--eya7uvdz105maJevdrolOvj4r1s4jc4KsQnk\\_\\_?from=singlemessage](https://ishare.ifeng.com/c/s/v004tX207p--eya7uvdz105maJevdrolOvj4r1s4jc4KsQnk__?from=singlemessage)

鳳凰網覺悟號新聞：<https://mp.weixin.qq.com/s/ym-CT5oCnKwrMsGCSYk34g>

4月2日清晨，92歲高僧灑脫離世！遺囑不舉喪、不追思、不封龕。

鳳凰網佛教獲悉，2021年4月2日清晨4時，臺灣中國佛教會名譽理事長、臺灣中華佛寺協會創會理事長、臺北市佛教會永久導師、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世界佛教華僧會副會長、臨濟宗第四十二世、曹洞宗四十八世淨良長老于臺北彌陀寺方丈室安詳示寂，世壽92歲，僧臘76年，戒臘75載。

110.4.5

昨天下午從彌陀寺出來後，一路不得閒，就在手機上敲著鍵盤，一則一則地報導著淨公長老弟子所述之長老行誼。除了刊於臉書，也順便透過微信傳給我的好友，鳳凰網主編崔明晨居士。她們團隊正在作淨公長老辭世與生平回



願的報導，我傳給她的臉書貼文，正好補上了「長老面對生死的從容與幽默」這個雋永的環節。

感謝崔主編，她於中午來訊惠知：淨良長老灑然辭世新聞（鳳凰網放在頭條號），已經有50多萬閱讀，2000多條評論，500多萬展現量。

## 獨自默爾臥床持心

長老一向幽默，面對生死大事依然如此。徒眾詢問於其臨終時是否唸佛時，他竟答以「妳們別唸，吵死了，我自己唸！」此11字甚為奇絕，臉友激賞之餘，紛紛轉載。

長老於臨終時獨自默爾臥床，氣息已止後之十餘小時間，心口猶溫。凡此種種，應是長老在其所熟稔的法門中持心，令心安住在最極微細的光明相中。一般而言，此時不要說是「呼吸終止」，即便醫學上判定腦死，依然還有微細意識，因此這種狀態即便延續十天八天，色身也不會腐化。（蔣揚仁欽博士的《為什麼學佛》（頁203-506），對此種「持心法」敘述甚詳，不贅。）

因此個人的研判是，不想「留成老妖怪」的淨公長老，4月1日清晨應該已從身心狀況的覺知之中，約略知道自己可以「抽身」。因此不動聲色地讓弟子們載他到陽明山，最後一次接觸大白



▲ 作者攝於淨良長老靈堂前。（110.4.4）



▲ 淨良長老於4月2日圓寂，昭慧法師率學眾前往彌陀寺弔唁瞻禮。住持堅如法師（前左二）在涅槃堂前請大家喝茶。（110.4.4）

然，接著以「累了」為由支開徒眾，安靜持心，以進行生命的最後功課。

長老在生時，即便在教會體系位高權重，但行事作風一向十分低調，臨終如是如是，旁人看來奇絕，但這也很吻合他老人家的一貫風格。只是，他老人家一定沒有想到，這番無聲無息而灑落自在地揮別人間，卻依然引發臉友的熱議與轉載。他更不會料到，連海峽彼岸都有了重大迴響——網路聲量50餘萬，展現量高達500萬！◎

# 沉痛悼念淨良長老圓寂

撰文 | 黃夏年

清明期間，在老家安葬了父親之後，坐高鐵回北京路上，接到友人闕正宗的消息：「淨良長老於昨日往生。」我的心情一下沉重起來。春節一直想電話問候長老，看看他的情況如何，無奈家裡出了事情，問候長老的事情也暫時放下來，沒有想到卻與長老陰陽兩隔，再也見不到他老人家。

長老是與我父親一輩的老人，我與他老人家是忘年交的緣份。最初結識長老是在大陸舉辦的一些佛教活動上，此時作為小輩的我，只是仰望著德高望重的長輩。後來長老在台灣舉辦紀念中國佛教會八十周年活動，我有幸參加，與長老的接觸增加，法緣也在不斷加深。除了在大陸與長老見面之外，每次到台

灣我也要專程去拜訪他老人家，我們的談話內容非常廣泛，從他那裡我學到了不少東西。他的話不多，但是非常深刻，有一次談到佛教界的一些現象，他只說了一句話：「水清無魚。」這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我知道了應該怎樣去認識當代佛教的現狀，並且成為我在研究佛教時的重要參考。

長老擔任兩屆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在他的主持下，中國佛教會的文化與學術研究的活動不斷深入，蒙長老不棄，請我撰寫大陸期間的《中國佛教會史》，又在長老的鼓勵下，最終完成了這部七八十萬字的著作。這部書的每一章都得到了長老的指導，有一些重大問題也得到了長老的提示與指正，這部總



◀ 淨良長老在常熟興福禪寺塔林（圖片提供：黃夏年）

述大陸中國佛教會史的著作，無不浸潤了長老的心血。

作為大陸中國佛教會的參與者與見證人，長老對中國佛教會的感情很深，當代兩岸的老一輩的法師，都與長老有過這樣或那樣的交往。我的家鄉江蘇常熟興福寺後山塔林，安放了許多當代在江蘇與上海寺院圓寂的長老舍利塔。一次，我陪同長老去興福寺參訪，他指著這些已故的老人們的舍利塔深情地對我說：「這裡面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和我的

老師，想不到還能有機會再次見到他們的遺物，希望我今後也能在這裡與他們做伴。」可是我不知道長老這個願望能否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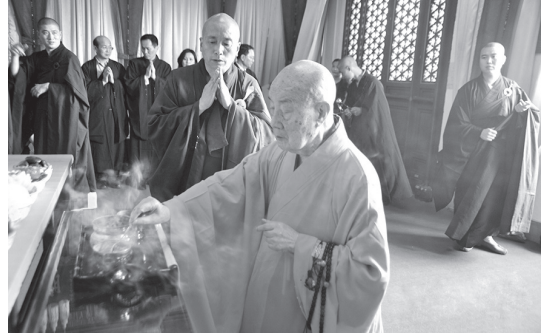
海峽兩岸開放以後，兩岸佛教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交往，長老是兩岸佛教界交流的推動者和維護者。他曾經對我說過，希望看到中國佛教界的不斷壯大，兩岸佛教界共同發展。凡是有利於兩岸佛教界的活動，他都盡可能參加，不僅是佛教界的活動他要參加，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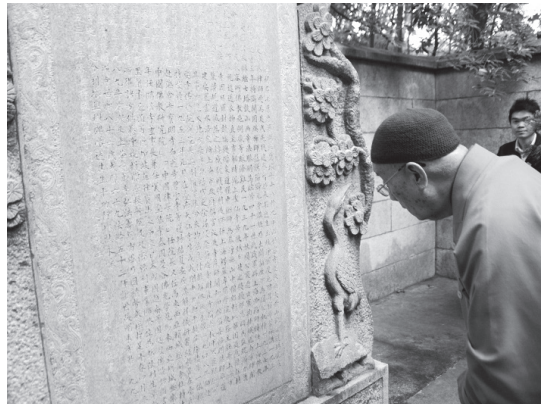
是與佛教有關的學術活動他也會參加。2016年山東煙台舉辦「海峽兩岸藥師文化學術研討會」，我給他老人家發出邀請後，心裡一直拿不準，一是時間有些緊，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二是在大陸佛教裡很多大和尚不參加單純的學術研討，這是學術研討會，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願意參加。讓我欣慰的是他很快回話，表示一定參加。長老用實際行動推動了兩岸佛教界實際交往，也讓當代中國藥師佛研究活動提升品位，促進這方面的研究。

辛丑年對我的人生有重大的影響。家父先於長老五十餘天辭世。剛安葬了家父，又傳來了淨良長老圓寂的消息。老人家離開我們，兩岸佛教界人士悲痛萬分，我們為失去一位尊敬的導師而抱憾，為失去一位親切的長者而痛心，為失去一位依止的親教師而無措，為失去一位兩岸佛教的維護者而嘆惜……但是淨良長老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精神遺產，卻讓我們永遠珍藏！他誠實做人的模範，令人敬仰的品格，真心愛護眾生的態度，勇於護教的精神等等，都是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激勵著我們永遠向前！

淨良長老往生極樂，乘願再來！◎



▲ 淨良長老在深圳弘法寺弔唁本煥長老（圖片提供：黃夏年）



▲ 淨良長老在塔林看碑文（圖片提供：黃夏年）



▲ 淨良長老與黃夏年在興福禪寺前合影（圖片提供：黃夏年）



# 永懷創會理事長淨良長老

## ——恩同再造、名揚兩岸

撰文 | 林蓉芝

倏忽之間，佛寺協會在成立即將屆滿卅年之際，很遺憾卅年前促成發起設立並榮任第一、二屆八年理事長的淨良長老，於4月2日安詳示寂了。因為農曆年初九才與長老相聚暢談，初獲訊息甚感震驚悲痛，4月6日赴陽明山彌陀寺捻香致奠，多年來無論何時何地，臨走長老總會親自送至門口與我道別，此刻方才真正接受這個事實，也因往後再無長老可以請益求教而悵然若失。

民國80年，因高雄港都之愛佛畫事件辭卸台灣省佛教會總幹事之職，肇因長老的愛惜挽留，蓉芝一介白衣（女流）才能續留佛教界盡一己之力，在長老擔任佛寺協會第一、二屆八年理事長任內領導有方也充分授權，方能奠定基礎，創下佳績，尤其開拓了兩岸佛教的交流互動，直到這兩年受新冠肺炎影響才未

再前往大陸弘法，多年努力的成果斐然，備受兩岸佛教尊崇。

儘管支持我成立佛寺協會，必然給同時身兼中國佛教會與台北縣市佛教會理事長多項職務的長老帶來極大壓力，甚至負面抨擊，長老仍是一秉初衷，從未退卻……甚至在宗教立法爭議當中，他也排除有心人的利用，力挺到底……那是一種多麼珍貴的信任與尊重啊！佛寺協會的成立，從而開拓了我的視野及建立全新的人脈、力量，包括與教內許多道場法師的結緣以及政府官員的互動，例如舉辦各種活動的經驗，還有指示加入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等，都有助於會務的提升；有些事情即使我們看法分歧，到最後他也都能夠包容、認可，如《佛寺季刊》的發行，長老初始因擔心不易經營而將第一期改為「試刊號」，隨後，每次去大陸訪問都會



◀ 中華佛事文教會館舉辦護送印順導師舍利至廈門南普陀寺。（100.6.12 林蓉芝提供）

攜帶結集版《佛事季刊》。卸任理事長後長老每次蒞會，總是肯定協會對台灣佛教的貢獻，要大家支持秘書長，可私底下，他總提點我，要虛心學習，堅持初衷——就是此等愛護之情，讓我們相處卅年，如師如父。

曾經，方才當任理事長，長老就提議禮聘印順導師為榮譽理事長，那時，因未事先徵詢導師，我很擔心導師拒絕，可淨良長老就於民國 84 年導師 90 嵩壽時，送上賀匾，隨後並親自拜會，顯現對導師的恭敬之誠，乃至導師圓寂時，也於第一時間由我陪同至福嚴精舍瞻仰印老。此所以當廈門南普陀欲恭請導師舍利安奉時，我便敦請淨良長老擔任團長，率百位僧信隨行，長老對此行甚為謹慎，親做木轎、舍利塔、並送來藏紅花，一一指導進行的

程序，當時隆重莊嚴的法儀，令我至今仍印象深刻；而長老還關心我事先有無徵得福慧兩寺的同意。

例舉長老兩屆八年理事長任期內所推動的會務如下：

## 一、大陸兩岸交流及加入世界佛教徒聯誼會

1993.11.05

大陸中華佛教會副會長明暘法師、上海佛教會會長真禪長老、秘書長王永平、上海圓明講堂照誠法師及上海玉佛寺監院覺醒法師等人，由本會理事長陪同至龍泉寺拜訪本會。中午歡迎來訪會餐於高雄國賓飯店舉行，席開十二桌，



▲ 淨良長老與林秘書長於福建武夷山合影。(100.6.14 林蓉芝提供)

本會、護僧協會、佛青會、佛弟子協會、高雄宏法寺及龍泉寺等為歡迎團體，成功的展開兩岸之間首度的教團交流，所有支出經費由參與團體共同分擔，本會部分由理事長捐助。

#### 1995.04.06

大陸浙江省佛教會、普陀山佛教協會、舟山市佛教協會會長、普陀山全山方丈妙善老和尚應台中護國清涼寺住持慧顛法師之邀，首度蒞台參加該寺落成大典，本會理事長為表達歡迎之意，特邀集國內佛教團體聯名設宴款待，假台北佛教會館舉行，藉以增進情誼，促進

兩岸交流。

#### 1995.06.24

晚上六時大陸廣州光孝寺方丈本煥老和尚率監院明生法師、依鉢頓國法師蒞台參訪，因光孝寺乃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出家道場，而本煥老和尚係前任中佛會理事長白聖長老同鄉摯友，本會理事長為促進兩岸佛教交流共揚佛法 道人世，特於台北佛教會館設宴款待。

#### 1995.08.04

上海龍華寺、圓明講堂方丈明暘長老應邀來台，本會與各佛教團體——中佛會、僧伽會、護僧協會、佛陀照明功德會、心道釋迦功德會等聯名於台北榮華堂湘菜館設宴歡迎。

#### 1995.10.03

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安徽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及合肥明教寺方丈妙安長老率智文法師等來台訪問，理事長於台北佛教會館設宴款待。

#### 1995.11.12

11月13日欣逢上海佛教界為真禪長老八秩嵩壽舉行慶典活動，理事長率團親往上海祝壽並致贈壽禮（如意交趾陶）。除了玉佛禪寺，還參訪龍華寺、靜安古寺、圓明講堂，受到上海宗教局及佛教界熱忱歡迎與接待。

#### 1996.07.25~29

大陸福建鼓山湧泉禪寺方丈普法法



師舉行晉山陞座大典，理事長率團親往祝賀，並參訪福建五大叢林鼓山湧泉寺、雪峰山崇聖寺、怡山西禪寺、瑞峰林陽寺、象山崇福寺，並拜訪福建省宗教局及福建省佛教協會等。

### 1997.11.12~15

本會理事長受邀參加大陸無錫祥符寺靈山大佛開光典禮，並參訪上海圓明講堂、玉佛寺、龍華寺，秘書長隨行。

### 1998 年

理事長指示佛寺協會必須加入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參加在佛光山澳洲南天寺召開的大會，並編印簡介與各國代表結緣。

## 二、承辦內政部活動

### 1993.11.22~23

首開宗教社團承辦政府活動之先，承辦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之旅」活動，參加人員共有來自全國性、省（市）經濟業務、社會服務及宗教團體之重要幹部 80 人，參觀高雄市老人活動中心、仁愛之家及屏東潮州孝愛仁愛之家，並各贈慰問金伍萬元，活動結束後，由本會編製活動實錄並退回經費伍萬肆仟伍佰陸拾元。內政部為感謝本會承辦之辛勞，特於動員月會中公開頒發感謝狀，以為獎勵。



▲ 淨良長老與林秘書長於彌陀寺合影。（103.4.7 圖林蓉芝提供）

### 1994.12.19~20

承辦內政部社會司「溫情滿人間——福利之旅」活動，邀請 80 個全國性社會團體幹部，參觀省立台中育幼院、私立彰化慈生仁愛院及斗南鎮雲林教養院，並假草嶺大飯店舉行聯合座談。

### 1995.05.15

承辦內政部民政司「宗教事務發展研討會」，為加強政府宗教業單位與民間宗教之間之聯繫，期使宗教事務發展更臻健全完善，並共同致力於社會教化事業的推動。假桃園龍珠灣樂園舉行，邀集全國各省、縣、市政府，各宗教業





▲時任總統府秘書長陳菊至彌陀寺拜會淨良長老。(108.1.22 林蓉芝提供)

務承辦主管及全國性具有團體會員之宗教社團與受內政部表揚之績優寺廟代表等共計 100 人參加。

### 1996.5~6 月

承辦內政部社會司「兒福列車知性之旅」活動，為慶祝 85 年兒童節，特規劃「兒童季系列活動」，分北、中、南、東舉行四梯次，參與對象包括全國性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國際團體、工商自由職業團體、宗教團體等之重要幹部。

### 1996.08.15~16

承辦內政部民政司「心手相連、共建和諧 86 年度宗教事務發展研討會」活動，再度委託本會代為規劃承辦 86 年度宗教事務發展研討會，假汐止天峰谷度假山莊舉行，邀集全國各省、縣、市政

府各宗教業務承辦主管及全國 12 種宗教團體代表共 90 位參加。

### 1997.08.18~19、09.10~11

承辦內政部民政司「放寬心胸，迎向未來 87 年度宗教事務發展研討會」，分二梯次舉行，第一梯次邀請對象是佛教、道教、一貫道、軒轅教、理教、天德教於 8/18~19 兩天假南投廬山天廬大飯店舉行，第二梯次參加對象為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天帝教、天理教、巴哈伊教於 9 月 10~11 日兩天在宜蘭香格里拉休閒農場舉行。

## 三、發行佛寺季刊及每年舉辦寺務研習會

自 1992 年發行《佛寺季刊》，長老為發行人，至今已發行 111 期，定期出刊，每期二千五百冊，寄贈各佛寺道場、立法委員及內政部、各縣市政府相關部門。季刊內容除報導本會會務及寺院相關法規外，另有專題報導寺院行政、佛寺巡禮等。

每年定期舉辦各類推廣教育課程，以協助各道場瞭解各類相關之宗教法令及實務經驗，及加強現代經營管理之專業知識，進而深入參與社會關懷，以契合時代需求。

## 1992~1993 年

為宣揚佛法、勸導人心向善，受邀與民眾日報合辦「生命組曲」佛學系列講座十場及「宗教與人生」佛學講座四場。

## 1995.3 月~8 月

本會與佛寺文教基金會、正信佛青會、觀音線、民眾日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等合辦「港都、陽光、青少年系列講座」六場。

## 四、立法院陳情建議修訂法令

### 1994.03.18

聯名中華護僧協會、佛教青年會、佛弟子協會、佛教傳播協會，理監事及寺院代表近 200 人赴立法院陳情，並遞送請願書，呈請內政部修改寺廟法令，廢除以「信徒大會為寺廟最高權力機構」的行政命令，並要求大覺寺信徒大會暫緩召開。

### 1994.03.31

理事長、開證法師、如虛法師、若旭法師、聖清法師、秘書長等由蔡同榮委員、彭百顯委員、蕭金蘭委員陪同應吳伯雄部長之邀，至內政部參加早餐會報，說明寺廟法令不妥之處。

### 1996.12.21

理事長偕同理事昭慧法師、秘書長及

各宗教團體代表齊赴內政部陳情，由內政部黃次長接見，懇請暫緩拆除違建寺廟、納骨塔，並尋求協助解決現存問題。

## 五、內政部全國性社團績優表揚

### 1994.09.05

榮獲內政部八十二年度績優社團表揚

### 1995.07.12

榮獲內政部八十三年度績優社團表揚

### 1996.08.22

榮獲內政部八十四年度特優團體表揚

### 1997.12.05

榮獲內政部八十五年度全國性社會團體績效評鑑優等獎

### 1998.05.26

榮獲內政部宗教愛、關懷情（金壺獎）頒獎表揚

### 1999.08.17

榮獲內政部八十七年度績優全國性社會團體獎

回顧長老八年任內領導協會所圓滿之事功，以及對我卅年相知相惜、教導提攜之恩，尤其長老遺囑以身示法的從容自在，都足為佛門典範，於公於私蓉芝都永懷感念。◎

# 功在兩岸佛教交流的淨良長老

撰文 | 闕正宗

## 一、前言

**前**中國佛教會理事長、臺北市北投彌陀寺開山退居方丈淨良長老，2021年4月1日，於臺北彌陀寺方丈室安詳示寂，世壽92歲，僧臘76年，戒臘75載。

淨良長老膺任中國佛教會第15-16屆（2001-2010）理事長，就任後，長老極力推動兩岸佛教交流，並展開與中國佛教會歷史研究相關的學術研討會與專書撰寫，其中後者本人承長老錯愛，以「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員會副執行長」身分協助策劃，舉凡檔案編輯、學術活動策劃，自2004年中起，至長老卸任止，凡六年半。

本文內容謹就所知，緬懷長老推動兩岸佛教交流的貢獻，並迴向長老恆住常寂光中，乘願再來。

## 二、兩岸佛教交流的推動

臺灣解嚴前，兩岸佛教互不往來，1982年3月，淨良長老膺任臺北市佛教會理事長，「為消除人事糾結，建立制度，請辭中佛會秘書長之職，再次力推了中長老赴任秘書長之職」，了中長老就任秘書長職後，提案通過淨良長老「以常務理事兼任兩岸（佛教）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sup>1</sup>此為淨良長老正式以中佛會主委名義推動兩岸佛教交流，至1997年止。

2001年11月，淨良長老當選中佛會第15屆理事長後，持續強化兩岸佛教往來，由於本人於2005年進入「中國佛教會檔案編審員會」服務，謹就此一時期長老之事蹟分析說明。

1 堅如，《中國佛教會95年度網站專輯》（臺北：中國佛教會，2009），頁51。



◀ 淨良長老（前中）率團訪問中佛會南京毗廬寺舊址，於靈谷寺前。（97.4.26 資料來源：《中國佛教會98年度網站專輯》）

### （一）兩岸佛教首次交流與挫折

兩岸往來隨著1987年的解嚴而展開，但宗教交流仍未獲政府允許，但宗教人士以個人名義前去大陸，則無任何限制。

1989年3月，佛光山星雲大師率領「中國大陸探親弘法團」一行72人，從香港直飛北京，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參訪行程，大陸的中佛協為星雲法師分別安排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場演講，以及三次的宗教座談會。<sup>2</sup>由於這是自1949年兩岸分隔以來首次大規模的佛教交流，大陸佛教當局給予高規格的禮遇。然而，同年6月「天安門事件」，重挫兩岸好不容易萌芽的佛教交流。「天安門事件」後的第4年，才又露出曙光。

1993年6月15日，中佛會主辦「兩

岸佛教交流座談會」，邀請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賈勁松、常務理事德悟法師參加，中佛會則有理監事及臺北市佛教會理監事60餘人與會。這次大陸佛教人士來臺，是以參加善導寺佛陀舍利子開放瞻仰大典的名義邀約。而與此同時，中佛會的「兩岸交流委員會」也隨之成立，由常務理事淨良長老擔任。<sup>3</sup>

有鑑於兩岸宗教交流日益頻繁，內政部終於在1994年9月間制定完成〈大陸宗教人士來臺從事宗教活動許可辦法〉，為兩岸宗教交流提供另一法令依據。<sup>4</sup>此一法令制定完成後，1995年8月3日，大陸中佛協副會長明暘法師（1916-2002）應埔里玉佛寺印德法師邀請來臺，中佛會、中華佛教僧伽會、中華佛

2 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記》（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95），頁586。

3 〈兩岸佛教文化交流之所開啟〉，《中佛會刊》第114期（1993年7月31日），第4版。

4 〈大陸宗教人士來臺從事宗教活動許可辦法〉，《中佛會刊》第127期（1994年9月30日），第2版。





◀ 淨良長老主持「中國佛教會檔案編輯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98.2.28，前排左起：楊維真教授、淨良長老、顏尚文教授，後排左起：戴竹筠、羅攻讜、陳雯宜、蘇全正、闕正宗、鍾智誠、楊書濠。資料來源：《中國佛教會98年度網站專輯》）

寺協會等特設歡迎宴。<sup>5</sup>就在明暘法師來臺前數月，分別有4月6日大陸佛協副會長妙善法師、6月24日廣州光孝寺方丈本煥法師來臺訪問。<sup>6</sup>兩岸佛教交流自〈大陸宗教人士來臺從事宗教活動許可辦法〉出臺後，日益活絡。

1997年1月17日，中佛會常務會議通過邀請達賴喇嘛來臺弘法，同年1月31日的臨時理監事聯席會，通過「中國佛教會邀請達賴喇嘛來臺弘法籌辦委員會簡章」；2月22日召開「邀請達賴喇嘛來臺弘法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通過籌委會人事案，理事長淨心長老（1929-2020）兼任主任委員，秘書長道光法師為總幹事，之後還召開第2次到第8次的籌備會議，終於在同年3月22日達賴喇嘛來臺，展開6天的弘法行程。<sup>7</sup>

## （二）推動兩岸佛教交流

中佛會邀請達賴喇嘛來臺一事，讓中佛會與大陸佛教的交流進入冰封期，以致在達賴來臺後的數年間，未見與大陸佛教人士的任何交流。2001年10月9日，中佛會第15屆第1次理監事會改選新任理事長，淨良長老膺任15屆理事長，<sup>8</sup>兩岸佛教交流逐漸進入穩定狀態，並於2006年2月續任第16屆理事長。淨良長老任內推動兩岸佛教交流成績亮麗（參見附表），本文僅取其犖犖大者。

淨良長老近9年中佛會理事長任內，舉凡兩岸佛教交流，人無論團體大小，地不捨路途遠近，只要體力及時間允許，無不親自與會，引為兩岸佛教交流史上一段佳話。

淨良長老深知中佛會「與外界接觸

5 〈大陸明暘長老來臺教界聯合設宴〉，《中佛會刊》第134期（1995年8月30日），第1版。

6 中國佛教會，《中國佛教會年鑑彙編》（1999年，未刊稿），1994、1995年度。

7 中國佛教會，《中國佛教會年鑑彙編》，86年度。

8 中國佛教會，〈中國佛教會第15屆第2、3次會員代表大會大會手冊〉（2003年3月13日），頁5-6。

日益頻繁，尤以兩岸佛教密切往來，加重了本會的責任」，2005年春夏之間，淨良長老於中佛會開通網站，「自是之後，不論是兩岸四地，或是其他國家，只要時間允許，凡辦活動，我一定共襄盛舉」。<sup>9</sup>

淨良長老以中佛會理事長身分，對兩岸佛教交流推動不餘遺力之原委，他表示：「本會雖然創立於中國大陸，但其成長則在臺灣，從大陸遷臺至今已近六十年，期間發揮了極大的領導作用，臺灣佛教界的教徒，為了報恩，自兩岸開放往來之後，本會不斷加強交流，願從大陸傳來臺灣的佛教，再度隨著歲月送佛法回大陸各地，建立兩岸教徒永久的法誼，及法脈相承的密切關係……以期兩岸的佛教傳承不至有所背離。」<sup>10</sup>

於兩岸佛教交流用力、用情之深，可從上述長老的自述中略窺一二。

### 三、餘論

兩岸佛教交流是中佛會務推動外，淨良長老的頭等要事，不同於歷屆理事長，長老對於彰顯中佛會歷史的學術活動亦不遺餘力。

2006年中正大學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專款補助，本人推薦時

任歷史系主任顏尚文教授與長老認識，2008年初，顏教授主導中佛會檔案整理工作。2010年6月13日，特假中佛會舉辦「2010年中國佛教會檔案成果學術研討會」，最終於長老2010年卸任前完成戰後《中國佛教會歷屆理監事會議紀錄》出版，數位化中佛會檔30萬餘件。

本人有幸承老不棄，規劃並參與多次由中佛會召開之學術研討會，第一場「中國佛教會復會60週年學術研討會」於2007年7月7-8日，假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舉辦，為中佛會成立以來第一次舉辦學術研討會。2008年7月12-13日，於圓山大飯店舉辦「兩岸佛教慈善志業論壇·教理、教團、教史學術研討會」；2009年7月18-19日，為慶祝中佛會遷臺60週年，於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舉辦「民國高僧學術研討會」。淨良長老時時以中佛會發展為念，刻刻不忘兩岸佛教交流之重要，本人忝列中佛會文獻檔案執行成員，追隨長老左右，躬逢其盛。

最後要附帶一提的是，長老卸任後持續關心臺灣佛教歷史發展，2012年10月13日，於北投彌陀寺召開「臺灣佛教通史編纂委員會」，由顏尚文教授任總編纂，耗費近十年，於2021年八大冊即將付梓前，長老竟驟爾西去，成為通史編纂委員會最大憾事。◎

9 淨良，《中國佛教會95年度網站專輯·序》，頁11。

10 淨良，《中國佛教會96年度網站專輯·序》（臺北：中國佛教會，2010），頁11。

**【附表】淨良長老任中佛會理事長兩岸佛教交流一覽（2002-2010）**

時間	地點	交流內容
2002年2月24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大陸國務院宗教局局長葉小文、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刀述仁及國臺辦一行人，以「西安法門寺佛指舍利恭送團」成員名義，由佛光山慈惠法師陪同，連袂拜會世佛僧伽會會長了中法師及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良長老。
2003年5月22日	北京中國佛教協會	電傳中國佛教會，表示對臺灣地區的SARS疫情深感關切，中佛會函覆致謝。
2003年7月9-10日	廈門南普陀寺	中佛會淨良長老應廈門南普陀寺住持聖輝法師之邀，組團參加「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界為降伏非典祈福法會」。
2003年10月7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大陸國務院宗教局副局長楊同祥及中佛協副會長兼秘書長等一行24人，應邀來臺參加善導寺大雄寶殿落成典禮，特來拜會中佛會淨良長老。
2003年10月31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山西省五台山塔院寺寂度方丈一行9人，拜會中佛會淨良長老。
2003年12月日	香港	中佛會理事長淨良長老應香港新界佛教三德弘法中心淨雄法師之邀，參加「三德啟示香江畔」開幕典禮。
2004年2月22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大陸中佛協常務副會長聖輝法師、宗教局齊曉飛等「海峽兩岸佛教音樂展演團」一行80餘人，拜會中佛會淨良長老。
2004年5月25日	香港	香港佛教聯合會舉行「迎請佛指舍利瞻禮祈福大會」，中佛會理事長淨良長老及淨心長老應邀前往祝賀。
2004年7月21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浙江省「普陀山佛教協會參訪團」一行6人，拜會中佛會淨良長老。

2004年11月8-11日	福建福州	福州市芝山開元寺新任方丈本性法師晉山陞座大典，淨良長老特組團前往祝賀。
2005年1月8日	香港	淨雄法師創建「香港佛教弘法中心」啟用，淨良長老親臨致匾。
2005年4月22-25日	海南省海口市	淨良長老率團參加海南省海上觀音聖像開光暨兩岸四地佛教圓桌會議。
2005年6月9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少林寺武僧一行20人由首座釋印松帶領，拜會中佛會淨良長老。
2005年6月13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中佛會淨良長老歡迎大陸中佛協會會長一誠法師及國家宗教局港澳臺辦處主任薛樹琪，設宴京兆尹。
2005年8月8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福州雪峰禪寺方丈廣霖法師、香港西方寺監院寬運法師與印尼佛教會秘書長慧雄法師等人，來會拜訪淨良長老。
2005年8月15日	北京靈光寺	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假北京靈光寺舉行和平法會，中佛會理事長淨良長老與會。
2005年8月25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中國大陸佛教代表團普正、清遠、則悟、正慈、見忍、理因、理海、心照、身振等法師及張琳居士等一行10人，由淨耀法師陪同拜會中佛會理事長淨良長老。
2005年9月5日	青島湛山寺	淨良長老受聘擔任青島湛山寺傳授三壇戒會羯摩和尚。
2005年9月20日	湖南省寧鄉縣	湖南省寧鄉縣舉辦國際佛教文化節，長老應邀前往 仰密印寺萬佛殿參加開光儀式，下午出席「中國禪·仰論壇」座談會。
2005年9月26-30日	北京中國佛教協會	淨良長老率團與大陸「中國佛教協會」交流。
2006年3月28-29日	臺北中佛會	福建省長樂市佛教協會會長照清法師來臺拜會淨良長老。



2006年4月13-18日	浙江杭州	理事長淨良長老率團16人，參加由大陸中國佛教協會與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聯合具名邀請的「首屆世界佛教論壇」為期七天的論壇活動。
2006年5月19-25日	福建福州鼓山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良、副理事長圓宗、會光等長老法師及各佛會理事長率團，近五百人分南北五批搭機前往福州鼓山參訪。
2006年8月13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大陸中國佛教協會與各佛會會長、副會長法師、居士一行，由國際供佛齋僧功德會理事長淨耀法師陪同拜會淨良長老。
2006年10月5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大陸宗教局葉小文局長一行，由佛光山孫成蘭居士陪同蒞會拜訪淨良長老。
2006年10月15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上海玉佛寺方丈覺醒法師率團9人來臺訪問。15日下午蒞中國佛教會拜訪淨良長老。
2006年11月10-11日	廣東深圳	淨良長老偕中佛會網站執行長堅如法師赴深圳為本煥長老祝壽。
2006年12月19-20日	澳門	應澳門佛教總會健釗長老邀請參加祈福開光法會。
2007年1月17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鼓山湧泉寺方丈普法法師率團訪中佛會，淨良長老暨理監事緇素多人歡迎。
2007年4月26-28日	南京	中佛會復會60週年活動首部曲，淨良長老率團訪問中佛會南京毗盧寺舊址，並召開「96年度工作會報」暨毗盧寺三聖像開光。
2007年9月3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大陸中佛協與各佛會會長、副會長及宗教局代表一行47人，應國際齋僧功德會淨耀法師之邀來臺應供，團長覺醒法師拜會淨良長老。

2007年9月7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福建省佛協副會長兼秘書長本性法師為迎請慈航法師聖像拜會淨良長老。
2007年10月8日	香港	「兩岸四地佛教弘展研討會」於香港召開，淨良長老以中佛會理事長身分出席。
2008年5月24日	南京毗盧寺	大陸首屆「中國近現代佛教學術研討會」暨毗盧寺開放十週年活動，淨良長老應邀與會。
2008年6月25日	湖南長沙	大陸中佛協副會長聖輝法師任長沙市麓山寺方丈晉山，長老前往祝賀。
2008年7月11日	臺北市	中佛會舉辦「兩岸佛教慈善志業論壇·教理、教團、教史學術研討會」，大陸中佛協副會長根通長老率團與會。
2008年11月20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上海市佛教協會參訪團，團長覺醒法師率團拜會淨良長老。
2009年5月17日	廈門南普陀寺	淨良長老率中佛會成員一行參加「海峽論壇之閩臺佛教界座談會」。
2009年11月24日	臺北市中國佛教會	福建佛教協會副會長本性法師率教育訪問團一行16人拜會中佛會淨良長老。
2010年5月3-5日	江蘇常熟	淨良長老率150位中佛會團員護送白聖長老舍利安奉常熟興福寺。
2010年4月22-5月21日	河南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傳授三壇大戒，淨良長老獲聘為羯磨阿闍梨。
2010年6月19-20日	廈門南普陀寺	第二屆海峽論壇「閩臺佛教文化交流研討會」於廈門南普陀舉行，淨良長老率代表與會。

(資料來源：《中國佛教會95年度網站專輯》、《中國佛教會96年度網站專輯》、《中國佛教會97年度網站專輯》、《中國佛教會98年度網站專輯》、《中國佛教會99年度網站專輯》)

# 4月2日清晨，92歲高僧灑脫離世！ 遺囑不舉喪、不追思、不封龕

——《鳳凰網》「覺悟號」新聞



▲ 淨良長老在交接儀式前觀瞻印順導師舍利。（圖片來源：鳳凰網佛教）



▲ 1991年10月，趙朴初居士在北京會見淨良法師（圖片來源：鳳凰網佛教）

鳳凰網佛教獲悉，2021年4月2日清晨4時，台灣中國佛教會名譽理事長、台灣中華佛寺協會創會理事長、台北市佛教會永久導師、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世界佛教華僧會副會長、臨濟宗第四十二世、曹洞宗四十八世淨良長老於台北彌陀寺方丈室安詳示寂，世壽92歲，僧臘76年，戒臘75載。

## 最後的行持

4月1日早上用餐完畢，淨良長老要堅如法師等徒眾載他去陽明山走走，回來說是「累了」，安臥在一樓寮房。待下午徒眾前往請他起床用餐，發現他已無氣息，面容安詳，遂移往涅槃堂。其後發現他心口猶溫，遂為他提供氧氣。至翌晨4時，老人家安詳示寂。

## 淨良長老一生行事低調，灑落自在

長老近年將寺務一切交代徒眾，寺產悉數處置妥當，就說他世緣已盡，想要離開。徒眾不捨，他說：「該走就要走，你們莫非想要把我留成老妖怪？」徒眾請示他，圓寂時是否念佛，他說：「你們別念，吵死了，我自己念！」其灑脫有如此者。從長老的遺囑中亦可看出其低調灑脫。

### 淨良長老遺囑

世事幻化，人命無常，近時我自覺體能不佳，神情有隨日退化之感，故立遺囑如下：

一、臨終時，不須急救，讓我安靜而去。

二、入滅後，不發喪、不發訃聞、不舉行追思讚頌會，不須封龕說法等儀式。

三、一切禮懺，焰口等佛事勿做，有緣來看我者，請念觀世音菩薩聖號結緣。

四、凡我所留下之財產、文物等，總歸彌陀寺所有，均由堅如（黃素蓮）與宗慧二師負責，延續我的精神，以盡個人對佛教之恩澤及諸善信護持之恩。

民國一〇九年三月二十日立  
淨良親筆

## 淨良長老：台灣佛教根在福建

淨良長老，閩東福安人，從小生長在一個篤信佛教的家庭，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從小就嚮往佛門的晨鐘暮鼓，十六歲在福安福慶寺出家，並在福州鼓山受三壇大戒。在台灣의數十年裡，他潛心修持，成為一名深受尊敬的大德高僧。

淨良長老生前曾多次率團回大陸參訪，到過北京、上海等地，並因佛教因緣多次回福建參訪和進行交流。

2004年，淨良長老專程組團從台灣來閩祝賀福州開元寺本性法師陞座方丈大典，並參訪福建五大佛教叢林；2007年，淨良長老應邀來到福建晉江龍溪寺主持佛前上供儀式，並為信眾祈福、開示；2010年，淨良長老率團參加海峽兩岸佛教和平祈福法會暨白聖長老舍利回奉常熟興福寺活動，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在江蘇會見淨良長老，並對此表示支持和祝賀。此行，淨良長老還率參訪團一行來到上海，先後參觀了靜安寺、留雲寺、玉佛寺、上海世博園、龍華寺、法華學問寺等處；2011年，印順導師舍利回歸廈門南普陀寺供奉，淨良長老為舍利護送團團長；2017年，淨良長老一行參訪福州市明暘禪師紀念館，這是一年內，淨良長老第二次拜訪。



淨良長老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在台灣的數十年裡，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大陸故鄉。

淨良長老認為，台灣民俗文化、生活形態，多屬福建或廣東遺風，就以佛教來說，福建僧眾傳承，功不可沒。他說，雖然一九四九年有很多大陸的僧眾去了台灣，但時間雖過數十年，至今仍保存傳統，可見福建佛教在台灣根基有多麼深厚了。

淨良長老強調，閩台地理位置、血緣、信仰等特殊因緣較多，理應加強閩台佛教交流交往，才能互相取長補短，以利海峽兩岸佛教界共同弘法利生。◎

## 淨良長老生平

1930年出生，福建福安人。

1946年農曆九月十九日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於福安福慶寺剃度。

1946年十月於福州鼓山湧泉寺受具戒。

1953年十月動土興建台北彌陀寺。

1955年起參與佛教會行政工作，協助世界佛教華僧會之籌開。

1973至1999年任台北縣佛教會理事長。

1980年任台灣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翌年任秘書長。期間貢獻卓著，接受臨濟宗第四十二代嗣法傳人，白聖長老賜法名定紹。同年協助白聖長

老籌辦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三屆大會，兼任該會副秘書長一職；同時參與主持世界佛教華僧會議，被舉為主席團主席之一。

1992年創設台灣中華佛寺協會，出任兩屆理事長，發行《佛寺季刊》。

2001年十一月受到台灣中國佛教會理事諸公的推舉，出任第十五屆理事長。

**祈願淨良長老不捨眾生，乘願再來**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 養成善習的重要性

## ——一個人領眾的「菜瓜布」哲學

撰文 | 釋昭慧

### 臉書留言錄（之八八一）

110.3.31

3月28日下午與欽文及家人相見歡。  
當天上午另有一次會晤，那就是與來自東華大學中文系的曾權震與林智淵同學茶敘。兩人邀我於七月間到他們為中文系所舉辦的高中生研習營講課。

以前大部分這類演講，我都礙於時間有限而婉辭，這次卻答應下來。很可能是對這兩位小男生如此有禮地親自到訪，有所感動吧！

智淵當天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善者與惡者是否會益趨兩極，惡者終究無緣受到善的薰陶而成就正覺。

這是大哉問，因此我花了一些時間，仔細分析：

1.物以類聚，感應道交。即佛陀所言「眾生常與界俱」原理，這種可能是存

在的。（《雜阿含經》第447經：「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云何與界俱？謂眾生不善心時與不善界俱，善心時與善界俱，鄙心時與鄙界俱，勝心時與勝界俱。」）

2.因此平時最好養成善的慣性（即：尸羅，śīla）。《大智度論》卷15云：「尸羅，秦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羅。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性善，並非「人性本善」，而是「習以成性而為善」。

《法句經》云：「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罪充滿，從小積成。」古德云：「勿以善小而為之，勿以惡小而為之。」這都是洞察於惡習的可怕力道，提醒吾人不要輕忽小惡，以免益趨下流。

3.康德重視「理性」在道德抉擇中所扮演的角色，對那種「不假思索而自



▲ 昭慧法師，榮獲2021年「庭野（尼瓦諾）和平獎」（Niwano Peace Prize），學眾與志工們一起為法師慶賀。（110.3.1）

發為善」的評價不高。其實要知道，經過天人交戰而做了「善的抉擇」固然可貴，然而制約反應般的善習流露，其價值也不亞於前者，其效應更是綿長久遠。是謂「同類因」生「等流果」。

「同類因」生「等流果」，那比偶而為惡而招感惡報更為可怕。因為惡習讓人遇境逢緣可以制約反應地為惡，而且宛若坡地上的皮球，只會持續往下打滑，而不可能停留在原點。也就是說，其「惡」不容易停留在某個強度，而是會在反覆操作中愈來愈頑強。於是，因惡行所招感的惡報，可就不只是一次性

的「異熟果報」，而是沒完沒了的，惡因招感苦報之悲慘輪迴。

4. 惡念與惡行的累積，容易養成惡的習性，有的甚至由惡習而演變成惡癖。例如：殺人魔的殺癖，淫惡者的淫癖，這時人將完全受控於該諸惡癖，倘不為惡，甚至會心癢難搔。此所以有些罪犯雖痛哭流涕，信誓旦旦說要悔改，一旦假釋外出，立即犯案。因此佛說「正命」（正當職業）非常重要，因為偶而起心動念為惡，其力道不致如此猛烈，但若職業與殺、盜、淫、妄相關，一天8小時以上的反覆操作，養成了殺、盜、

淫、妄的惡癖，可就難以自控了。

5.惡習一旦成癖，就宛如吸毒上癮，往往必須苦切對治。癮癖有多強勁，苦切對治就有多猛烈。例如：對於「性」的欲念太強的人，即使發心修習梵行，也比常人受苦更深。他們往往為了對治強烈的慾念，得到墳場、塚間，面對死屍修不淨觀。那是非常猛厲的對治法，並非所有僧人都必須選擇這種修法，但對欲念太強的僧人而言，這副猛藥就幾乎成了對治性癖的重要法門。

6.所以我們不必以「衛道」自居，而是要在觀念上清楚，為何必須「守護根門」：某些縱慾理論看似炫惑，但信受奉行這類理論的人，未來還是得付出苦切對治的慘痛代價。

7.極惡之人，名其為「一闍提」（*icchantika*），指斷滅善根的人，永遠無法得到解脫。即便如此，依然有菩薩，寧願永不成佛，也永不放棄這類眾生，故名「大悲闍提」（因大悲而永不成佛）。例如：為惡之極者，即使受到地獄的苦切對治，依然有發願「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薩，願意陪伴他們。

8.但罪惡深重者，依然難免要面對苦切對治。這就是我常說的「菜瓜布原理」。抹布抹得乾淨，就不用菜瓜布來刷除塵垢；菜瓜布刷不乾淨，就得動用

鐵刷猛刷；鐵刷刷不乾淨，就得動用鐵鏟強鏟。

9.我常自喻為「菜瓜布」，也就是段數還不足以當鐵刷與鐵鏟。遇到學眾的頑強惡習，我往往會先行勸諭（權充抹布）。勸諭無效，只好呵責（權充菜瓜布）。呵責就是我的紅線，我絕不逾越這條紅線。

有時也會警告這位學眾，倘若面對這麼嚴厲的呵責，習性依舊難改，妳得小心在哪一生、哪一世，遇到「鐵刷」等級的苦切對治，那時迎面而來的，很可能是動粗的阿修羅。若連拳打腳踢都無法對治惡習惡癖，那就只好等著「鐵鏟」等級的地獄火煉。

但我為何自畫「菜瓜布」等級的紅線？原因是，對方即使想入地獄，我還沒有打算擔任「閻羅王」與獄卒。一旦動粗，瞋心大發而難收拾，自己豈不落入另一種「惡的輪迴」軌跡了嗎？我得認清自己的侷限，而不要在「周處除三害」的過程中，成為「三害」之一。

10.因此結論是：再罪惡的人都有得救空間，但是為了不要讓地藏菩薩的業務過度繁重，我們還是盡量在與人互動中，以養成善的習性為妥，那就是尸羅（*śīla*，戒）的力道。◎



# 我的「強迫症」性格特質

## ——從「唱經」到「誦經」的矯正歷程

撰文 | 釋昭慧

### 臉書留言錄（之八八八）

110.4.11

今天是星期假日。上午留在書齋，擬寫某系所的實地訪評意見草稿。耳中傳來一陣一陣悅耳的梵音。原來今天有共修會，住持明一法師與監院心謙法師、書記地柏、法聞法師領眾禮懺。無諍講堂的梵音繚繞，讓人內心生起無比的法喜。

別看我一向以理性分析見長，基於真切的領眾經驗，我深知，眾生之所以被佛陀名為「有情」（sentient beings），就是因為，情感、情緒的力量鉅大，眾生大都是被情感與情緒支配的，連理性也經常在情感的既有基礎上運作。英國經驗主義大師休謨（David Hume）的名言：「理性是，而且應當是感情的奴隸。」其觀點與佛法不謀而合。

感情或情緒的強烈呈現，有時不是

「講理」就能解決的，必須輔以有效疏導。而梵唄，就是在佛門中一項很好的感情疏導工具。漢傳佛教的梵唄，無論是唱腔還是旋律，多少呈現其豐富多采的地方風格與文化特色，但依然沒有丟失它的本質：導引人的思緒從雜亂而趨向單純，情感從強烈而趨向平靜。

在創建學團之初，我已與性廣法師及學眾共同議定：

一、學團必須是「十方道場」而非「子孫廟」，因此決不在學團中收受徒弟。在外收徒不受此限，但徒弟不得入住學團。這是因為，我充分看到了「子孫廟」的人性陷阱——徒弟自以為「與師父較親」，而學生或外來掛單的僧眾，則有「寄人籬下」之感。

二、學院必須維持兩堂課誦，千萬不能淪為「各過各的」僧眾旅館。



▲ 除夕普茶大合照。(110.2.11)

三、學院不得成為「經懺道場」，以免將無價的佛法貶值，與信眾互動產生「對價關係」。

有關「課誦」的學理、原則、實施狀況、實施效益與實施瓶頸，我將另作專文陳述，這裡單純談述學院的梵唄唱腔。

學眾的梵唄，是我手把手教出來的。我在其他方面非常民主而尊重「多數意見」，但對原則問題決不妥協於多數。哪兩個「原則問題」？一個涉及品格呈現與倫理抉擇（「善」的原則），一個涉及音聲藝術（「美」的原則）。前者與本次話題無關，姑略，談談後者。

首先，我嚴禁學眾「唱經」。

我之所以名為「唱經」，就是為了區隔漢傳佛教向來已有的良好傳承——「唸經」。台灣的傳統寺院，無論是使用鼓山調的「本省寺院」還是使用海潮音的「外省寺院」，唸經都沒有固定旋

律，而是在此起彼落的不規則旋律中，呈現出一種讓人心靈寧靜的和諧共鳴。

可不知道從哪時起（應該是在我出家之前吧），從台灣頭到台灣尾，無論大寺院還是小精舍，都周而復始地將經本或課誦內容，以固定旋律大唱特唱。我猜測，很有可能那些年非常流行「佛學營」，營隊動輒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教導課誦最簡便的方式，就是設計一套固定的誦經旋律，以免他們在殿堂中聽到「不規則旋律」時，不知怎麼跟隨。（但這也僅祇是我的猜測，畢竟我沒有作過這方面的調查訪問。）

由於未出家前，我已親近過天母慧濟寺，跟過那邊的課誦，以及梵音優美的「華嚴法會」，深深喜愛那些浙江僧人與老太太們悅耳動聽的不規則誦經聲，出家後又在正規「本省寺院」長期跟課誦，也在戒德長老座下短期薰陶



▲ 學眾至北海岸一日遊。(109.11.21)

「外省調」的誦經氛圍，哪能容忍學眾將錯就錯地「唱經」？

最可怕的是，糾正「唱經」的高難度，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一旦從「唱經」起家，這種僧人爾後大概就很難再調整唱腔，只能一輩子「唱經」到底了。個人認為其原因是：

一、規則性的旋律比較好學。一旦學成，對這固定旋律的依賴感就變得根深蒂固。就像拿著拐杖學走路的孩子，很難再丟開拐杖。

二、不規則旋律中所出現的共鳴、共振，似乎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既然「不規則」，教人從何學起？

三、傳統道場，僧人之所以能自

動掌握這種不規則旋律的共鳴原則，是因他們早已形成這樣的傳統。新學進門，在整體共鳴的氛圍中，容易漸漸融入。但現下從台灣頭到台灣尾，還能維持這種誦經傳統的，反倒變成「鳳毛麟角」，因此新學面對處處「唱經」，即便理性上知道這是不正確的，但很難不受制於「一傳眾咻」的強大效應。

那麼，我要不要也將錯就錯，任令學眾「唱經」下去呢？反正「唱」或「唸」既無關乎善惡是非，也無關乎修道宏旨，這在台灣又已是寺院常態。然則乾脆放棄堅持，妥協於這種常態，試問有何不可？

這時，就可看到我的「強迫症」性格特質！

我絕不容許學眾「唱經」，而且幾次三番與性廣法師示範，讓大家知道何謂「不規則旋律中的和諧共鳴」。但示範是否就能奏效？不能！因為固定旋律已成致命慣性。

於是我從勸告開始。勸告不靈，只好呵責。呵責還不靈，就只好來個「當場抓包」。所謂「當場抓包」就是：親自坐鎮課誦現場，或是突擊檢查，只要被我逮到哪個角落揚起「唱經」聲，一定悄悄走到她的旁邊，輕敲她肩膀，提起她的正念。這樣一來，學眾在戰戰兢兢中，較能提起正念，果然大都就此收斂心神，認真「唸經」。就這樣，終於

在我強勢壓陣下，漸漸形成了稍嫌稚嫩且不穩固的「誦經」局面。

有的學眾積習難改，連我在她身邊站著，都還大唱特唱，我怕任由她這麼唱下去，會產生「帶動唱」效應，讓好不容易「轉型」而不再「唱經」的學眾，被拉回到「唱經」慣性，因此不得不走到她身邊，重敲她的肩膀，用資警告。（這就是我在學團唯一使用過的「肢體暴力」。）

另外，我也想方設法，展開「轉型」教學。例如，對一些音盲學眾，「示範誦經」既然效果不彰，我也不容許她們「唱經」唱到無法「斷奶」。於是，我建議她們，先以單一音符，將整部經文或整支咒語一唸到底。單音誦經穩定後，再教她們逐漸遞增——單一音符以一句為單位，第一句經文第一個單音，下一句經文第二個單音。如是兩個、三個、四個、五個音符交錯。無論如何，面對部分音盲、音癡，我已不強求她們掌握「不規則誦念旋律」要領，但至少她們得拋開那些固定旋律的「拐杖」，以免拖累別人，害得大家跟著她們大唱特唱。

我從「矯治唱經」的教學中，深深感到「慣性」的可怕。像這樣無關乎善惡的誦經教學，要矯正學眾的技術慣性，尚且千難萬難，更何況是關涉善惡習性的業力矯治呢？◎

## 【跟帖】

### 曾廣志

感謝法師的有感而發。

末學的淺見是，和諧共鳴的唸經其實也是在培養正念及關照的併用。

正念的部分是自己雖然與外境共鳴，但是旋律不被外境牽動，關照的部分是自己雖有自己的旋律，卻必須時時觀照扣緊大眾的唱誦而至共鳴。

這或許可以說是「隨緣放曠」的具體展現吧。共鳴的關鍵在「隨緣」，「放曠」的部分是能讓自己的心中流露的旋律依舊自然流動。真能做到，可說是一不異，其中的法喜就不可言喻了！

末學敲打手機螢幕回應至此，心中浮現這些年來各種唸經的場景，共鳴中我是眾中的一份子，念誦中卻依舊保持自己的心與法義交融的感動……真的是如人飲水啊。

感謝法師這麼用心的解說及堅持唸經的重要性，讓末學人在千里外，彷彿又回到各個莊嚴佛堂與大眾共鳴共修，感謝法師的分享與堅持！

### 釋昭慧

廣志，您這是絲絲入扣、句句珠璣的內行人語！

### 曾廣志

法師吉祥，感謝法師的回覆……末學人在千里外，對共鳴共修是非常非常懷念的……。



# 花開見佛悟無生

## ——2021年佛七聞法札記（一）

主講 | 性廣法師 筆錄 | 陳俊銘 修潤 | 釋真聞、釋耀行

### 一、學佛先學自己能承受的

**佛**法重視「信、解、行、證」，修淨土法門首先要有信心，《阿含經》中須達多長者初聞佛名就心生大歡喜，這是宿世善根引發的信心。你知道茶的好味道，因為你有喝過，沒喝過如何知道茶的甘醇，所以要證悟就要有修行的實際經驗，聞法、思維、實踐而得果，你能從念佛得到利益，就會對佛法有信心。口念、耳聞專注其中，你會感覺安樂的法喜，對你的修行會產生鼓勵的效果。念佛、誦經，把那個字的音頻念到內心裡去扎根，如果你的心清淨瑞相現前這是好事，但莫執著，如果有五濁的種種障礙，也會因為信心而慢慢被淨化。

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得到念佛的功德與利益，一個人要有一個修持，以一門入無量門，一門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涅槃沒有來去，我們從出生到死亡就一直抓住，我執時間就出現了，我們想從這裡到那裡，空間也來了，只要有一個執著，生死就不停，所以佛陀說放下吧！你沒有那麼多顛倒夢想，道理懂了叫覺悟。可是實踐得到嗎？

人之所以活著，因為對色身的執著非常強。例如：呼吸這股力量形成本能，西醫說：它受腦幹管理；佛法說：它不受明了意識指揮。那麼呼吸者是誰？你能控制嗎？不能控制，如何是你？佛法說：它是慣性；道家說：命中帶來的。佛法說：命是習氣，長期操作的慣性，你知道不呼吸就會往生。那你能閉氣多久？能控制腦幹嗎？好比你身體



▲ 性廣法師的開示，活潑風趣又精彩，大眾咸感法喜。

內住著一個波旬，從生到死在控制你，其實波旬就是你自己，你修行以專注力轉為智慧觀照，見到生死的關鍵是因為我執，所以要放下我執，見道再修道，改變執著的習性。

我們解悟道理，生活中卻施展不開，因此法門中有「易行道」，念佛讓心靜下來，除非你當生見法涅槃，否則還是隨業漂流去投胎，去抓下一期的色身。菩薩慈悲，引導眾生向佛學習而恆順眾生，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一切造作的根源在心，依心作佛也能作魔，作佛很困難，要難行能行，可是說它不難也不難。例如：你只能舉重二十斤，舉重選手能舉百斤，但你可以慢慢訓練加強體能。

學佛也一樣，先學自己能承受的，超過壓力會傷了菩提根苗，菩薩教我們敬佛、讚佛，從念佛下手不是貪圖法門的容易，而是明白自己的能耐，要求自己對別人生歡喜心改變習氣。與人互動是困難重重，因此在持續念佛中，讓心在意念上淨化，普賢十願，世間修行先匯聚到依佛的功德為主，在意念上讓我們依佛果功德的莊嚴而生歡喜心，就有了殊勝的念佛法門。

見到真理實相的聖者心如如不動，時、空、人、我的對立不存在，沒有來去生滅。凡夫的概念不能與之相應，佛菩薩慈悲，用凡夫所能了解的時空現象來跟我們相應，點化提撕我們，但究竟的實相我

們沒有看透。我們希望身體健康、五福臨門，那還是在執著、抓住，以有為造作的心來修行，縱然得到全法界，我們依然離不開生滅法。

可是經典說無量壽、無量光，因為人心貪婪，沒有的要有，有的還要更多。我們想要長壽，卻不知道長壽要做什麼？生命是怎樣？所以佛弟子要觀透三世，求長壽來辦好生死大事，求富裕好布施濟世，求尊貴好規勸眾生，卑微的人沒有影響力，因此修行求圓滿富足。《華嚴經》說那麼多的不思議法門，正是說明修行不一定得吃苦菜、修苦行，無論修「易行道」、「難行道」，總是在你一階段一階段的因緣中，普皆迴向來圓成佛道。

## 二、「念佛成片」是一句句佛號與一個個清淨念頭集合

「過是西方十萬億佛土」的「是」，所在地。方位是對立的，而我們總是自以為是，認為自己的才對，可是真理要有普遍性與超越主客觀的標準，人心種種，個人的習性與需要就種種。理論上十方都有淨土，極樂世界之所以興盛，首先是印度文化認為：西方日落處不是黑暗的開始，西方是收攝所有光明的光明藏處，極樂世界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德，是會回應到每一個眾生。生命如果沒有阻

止，就有下一站的旅程，我們都選擇好的地方，太陽東出有升必有落，極樂的主題說升起不重要，重點是要落在哪裡？所以往生西方極樂，那是所有光明的匯集地，隨順眾生心裡的希望而說。其次，慧遠、善導祖師大德的弘揚，念佛的風氣漸增。第三，中國早期的彌勒思想，因為白蓮教之亂而衰微，淨土思想得以興起。

經典記錄了每一種法門的因緣、修行方法與功德利益。念佛法門可以得念佛三昧，最重要的是往生淨土，這是淨土法門的自性功德、特德。通論而言，所有法門都有戒、定、慧的功德，因為戒清淨而得到世間的福報，念佛也有福報，得三昧力而身心輕安，進而開智慧。

因此，念佛不是「唱」佛，你要用佛號把自己的道心、信心、慈悲心、懺悔心、清淨心、三昧力與智慧去跟佛相應，內心湧現法喜，當你念到有一天張眼所見，每一位眾生都是佛，四周環境皆莊嚴，表示你的心清淨了，你念佛已經打成一片了。有執事的志工就認真工作全心投入，隨喜念佛功德把眾生當作佛，身處的地方是淨土這也是念佛打成一片。一片是一句一句的佛號、一個一個的清淨念頭集合成一片，在大殿念佛，環境好沒有雜事纏身，念佛容易打成一片。

如果以修行要得三學去除三毒來說，其實為人作務才是真正的考驗，修行



▲ 110.3.7~3.14花蓮慈善寺舉辦精進彌陀佛七暨八關齋戒，敦請性廣法師為主七和尚。（110.2.11）

不是每天都是順境你才快樂，修行之可貴是遇到逆境你不會不快樂。人與人的互動本是枝枝節節，人心不同各遂其願，至少不被激怒成就自己的善根，不反擊、不惹人生氣成就自己的功德，認真做好每件事累積自己的福報。所以，你可以因人之惡而成就自己的道，但為了憐憫眾生你要好言相勸，勸不聽你就念佛。

你以為別人不聽、不配合、不幫助你，無須怨天尤人，因為你沒有恩惠於人，人家為什麼要聽你的，你沒有依清淨之法讓人生歡喜心，更與人怨諍結仇，他憑什麼要幫你。恆順眾生，與人互動你先生氣是你沒修養，而他先嗔惱還是你的錯，因為你的臉色口氣差，不能善觀因緣順著他的性，在你沒有能力超脫無明所造困境的時候，別人給你的煩惱真的不要把

它當作一回事。

玄奘大師發大願西行取經，狹義上他一生沒有念佛，但是大師的一生念念都是佛，念念都在傳播佛法，所以只要你的心念念都在精進修道，就是念而不念、不念而念，不念之中身、口、意都與佛相應。如果你念一句就想東，念一句又想西，那叫作支離破碎。如果你是愛啐啐唸的人，倒不如啐啐唸佛號，一樣啐啐唸，因為唸的所緣不同得的果就不同，前者讓人嫌隙，唸佛受人歡迎。如果你被人啐啐唸，你不高興也於事無補，佛號是你的防身之寶，你可以萬緣放下唸佛。

念佛是六根都收攝在佛號上，六根都緣佛號而起作用，這與禪修不同，禪定是前五根不起作用，唯意根在緣所緣境，心一境性，那是獨頭意識在運作，念佛是心在引導前五根，這種專注是三昧，二者的定力有深有淺，但如果要開發善根乃至智慧，就不要入定而是觀照。禪修入禪定或念佛三昧力現起，時間會不存在，如果以雜染心念佛，會覺得時間變慢了。當你心一境性，時空的感覺消失，是你消失，外面沒消失，佛陀說這樣還不究竟，要你看透輪迴的根源，斷除執著有為造作的慣性才是究竟，道理知道了，就要練習不執著。

眾生因為惡念多苦受就多，要練習



不執著惡不造作惡，也不執著苦安受於苦，所謂苦盡甘來，沒有苦報過了福報就來的事，福報得因善行而來。眾生的心是雜染的，受苦則生煩惱，受樂就貪著，這樣不能解脫，所以要善、惡都不執著，隨緣消宿業不再造新殃。佛陀看到禪定的功德與缺失，所以斷煩惱。

所有法門都有其共通的利益與獨特的功德，念佛可得世間的善法功德，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念佛得口業清淨，不修口業必招來惡果，你背後說人壞話，他沒聽到就是廢話，你當他面前指責，他不接受也是廢話。佛陀是真語者、實語者，如果說真話而對人沒有幫助佛則不說。例如：佛陀不告訴波斯匿王末利夫人墮落惡道的實情，因為於事無補，王會難過，因此講話要講真話，但是如果真話會帶來不好的結果就要靜默。重點是你都怎麼說話，念佛要跟說話聯結，不造惡口業，修淨口業。往生憑藉的是你都修什麼功德，純善、純惡的人不在人間，人間善惡相參，摩訶男問往生，佛陀說眾生會順著自己三業造作的慣性方向而往生。所以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普賢菩薩行願品》說臨終人諸根散壞。凡夫六根總是被習氣所牽引，如果你沒有養成順境不貪，逆境不嗔的好慣性，那麼你臨終當下怎麼辦？臨終當下諸根散壞，親眷不忍，他可以餵你吃你要自

己吞，他可以餵你灌食你得自己消化，他可以陪你上廁所你要自己拉，你做惡夢他不能替你驅鬼，沒人可以替你擔待。反之，你能幫親人什麼？你能幫他吞嗎？論典說修安般念成就的人，剩下幾次呼吸他知道，他預知時至，所以你就認真念佛，念到善知識來接引。最起碼自己知道自己去，不能預知時至也要無疾而終，再不能也要心不顛倒安詳往生。「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謹記菩薩會來引導，你只管專心念佛，不知道未來的因緣也不要三心二意，擔心無濟於事，不如轉換擔心害怕的念頭，淨念相繼，依自己的善業往生。

佛法給你好的觀念，你要在修行中得到法的喜悅輕安，在實踐中得到法的受用，這受用會鼓勵自己精進再精進。專心的人常有好的感應，只是禪相因人而異，這跟個人的宿業有關，但輕安相是一樣的。瑞相是無所求而來的，你念佛又期望聞香見佛，表示你不專心了，淨念支離破碎不相繼，如何受用。你只管念佛，佛法非常吉祥，讓你人生有希望，即使曾經有過好的經驗，那就安慰自己，鼓勵自己，只要我用功，我也能像聖者一樣究竟圓滿。

【未完待續】

# 佛教戒律的法哲學

## ——《比丘尼戒經》講記（六）

主講 | 昭慧法師 筆錄 | 釋印隆 修潤 | 釋耀行

### 一、「坐具」的實用性與禮儀意義

**戒**子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尼師壇」對於南傳出家眾來說只是一條普通的坐具，在北傳佛教卻有不同的展法，那有沒有各自代表的意義呢？

確實，大家才看到代表出班的同戒在展具。在南傳佛教來說，這個「尼師壇」是有實際用途的，它比較跟原來的意義接近，因為修道者三衣一鉢，如鳥雙翼，物質是簡單到了極點。在山林曠野、在鄉村聚落到處遊行，走到哪裡你總不能就地就坐，坐下去塵土全身，袈裟都髒掉了怎麼辦。所以這個「尼師壇」正好是拿來做為坐具或是卧具之用，走到哪裡鋪著就可以坐下去，甚至

在樹下坐卧、塚間坐卧。要睡的時候怎麼辦？尼師壇鋪到地上倒頭就睡，所以它有實際用途。

在北傳佛教確實慢慢演變，這個具比較沒有實際用途了。因為修道人在北傳佛教國家傾向於安住精舍，這也不只是北傳佛教，南傳佛教已漸漸如此。在佛陀時代行腳很正常，遊方僧行腳是沙門的常態生活，但是漸漸有了精舍、有了僧伽藍，出家眾就有固定的住址，行腳的時間就比較縮短，甚至有些出家眾就長住精舍，作為舊住僧來打理這個僧伽藍中的事務。

那坐具還有沒有實際的用途？變成幾乎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北傳佛教就把它往儀式發展，讓這個坐具變成拜具，在殿堂中表達自己莊嚴隆重禮敬的

一種配備。讓「具」的歷史意義，能夠隨著我們禮敬的動作而持續保留下來，不要莫名其妙取消掉，因為如果沒有實際用途，它到最後會被取消，所以乾脆給它用作禮儀的用途，讓出家眾不敢輕慢，維持一點點對於歷史的懷念吧！

至於南傳佛教，它的氣候地理環境跟南亞印度比較接近，所以行腳參方的僧侶還是很多，他們謹守佛陀時代的衣制，所以無論是袈裟的形式，或者是其他托鉢的形式，都比較接近原始佛教的風貌，因此對於這個坐具就盡量保留原來的用途。在北傳佛教用途其實已經不大了。老實說，坐在沙發椅子上或者像今天這個太師椅，需要有一個坐具攤著嗎？沒有太需要。但是也朝著一個神聖的發展方向，就是把坐具隨身鋪在位子上，當作是一個戒律裡面應該要護念的威儀，應該要這麼做，不得不這麼做。

所以兩者都是朝向保留「尼師壇」的歷史意義，但是兩者發展出不同的風貌。我們不用說哪一個就是最好另一個不好，總之兩者都很用心在維持坐具，不要讓它在佛教裡面消失，只是做法不同而已。在北傳佛教三千威儀八萬細行

發展得相當好，可能也受到儒家禮教文化影響，所以舉、止、坐、臥，包括衣衫、殿堂的總總禮儀都非常莊嚴，莊嚴性提高也有助於讓人見到佛教而升起思慕之心。北宋理學家程灝有一次進到佛教寺院，聽到槌槌鐘鼓等等的聲響，看到出家眾行禮如儀，他很感慨說：「三代禮樂，具在於斯！」也就是說，儒家是那麼重視禮樂文化，可是夏、商、周三代這種熙穆雍和禮儀，反而在佛教中還保留著，好像禮失而求諸野，在非儒家社群裡面還保留這樣一份美德，讓他也非常稱讚。所以我們不用厚此薄彼，退一步想，彼此都可以互相欣賞。

## 二、戒法的方便受持

第二個問題：沙彌十戒的第九、<sup>1</sup>第十戒，<sup>2</sup>跟《比丘戒》裡的四依法，明知自己做不到，還答「能持」，那算不算妄語？

那是因為在羯磨中有這則傳統的文句，就著禮儀的規範，戒師們為了尊重傳統盡量不去更動它。事實上在我的經驗裡面，受這些戒法的時候不妨說「方便受

1 第九戒，不非時食。即「過午不食」，只許在日出至日中時進食，中午之後便不再進食。

2 第十戒，不捉持錢財金銀寶物。即不擁有、不追求、不藏匿金錢珍寶等財產，傳統佛教的僧人不可持有財物。



▲ 昭慧法師抵南京雞鳴寺講戒，全體戒子兩序列隊歡迎，住持蓮華法師（左）與首座紹嚴法師（右）與昭慧法師於寺前丹墀合影。（93.12.12 檔案照片）

持」。意思就是我能做到儘量做，但是怎樣的方便受持法？等到正式講戒文的時候再跟大家細說。當然大家到了戒場，如果戒場的教導是你要這樣說，那麼他也是尊重古禮，所以你就這樣說。

那算不算妄語呢？你自己心裡還是要這樣想，我在這個戒法上是方便受持的，所謂方便受持，就是我就著我的能力跟環境因緣所及，最起碼我要把握這個精神來努力實踐，朝這個目標來做。不要讓自己心裡起了一個不清淨，想說「我這樣在妄語」，任何戒場都不會希望戒子心

裡還自認為自己在妄語，一開始就認為自己妄語，怎麼能夠心清淨？怎麼能夠有清淨戒體？如何產生防非止惡的強烈力量呢？所以希望能在這個部分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因緣俱足是能持的，如果因緣不太俱足的時候願意方便受持。

### 三、不能受「具足戒」的現實考量

第三個問題：佛說四姓平等，佛陀時代也有皇宮貴人與首陀羅出家做比丘，現今為什麼有官員、夫人跟下使人不能受具足戒？

任何人都可以出家這不是問題，可是為什麼說國家的高官、夫人不能受具足戒？所謂「夫人」應該是指配偶不允許的意思，若配偶允許也沒什麼不可以。為了尊重男性與女性，不只是比丘尼出家應該要丈夫同意，比丘出家也應該要妻子同意才能出家，否則人家可以去告你，說你沒有履行同居義務。這不是很麻煩嗎？所以這部分就說，精神上大家都可以受戒出家，沒有什麼階級的分別，但是在實際的社會互動中就必須要有一些分寸。人家的配偶、老人家還沒有允許，你就把他度出家了，配偶到你的寺院裡吵鬧，把他告到法院去，因



為沒有被告知就沒有履行同居義務，萬一法官判定你必需要跟她繼續履行夫妻的同居義務，那你怎麼辦？所以這是實際要面對的困難，要解決的問題。

在社會的互動過程中我們必需要觀照因緣，不能夠蠻幹，所以同樣的道理，做為國家的高級官員，或者是所謂的「下使人」，就是指僕役，特別是在過去的社會裡面，高官如果沒有在這個國家有共識的時候，有國王運轉的情況下，就一走了之跑來出家，那可能會影響到那個國家的行政運作。那麼這筆帳要算在誰的頭上？到頭來一定算到佛教身上，那麼對於佛教長遠在這個國家、這個地區的發展其實是負面的，人家會很側目。

特別是當政者，過去是專制時代，不像現在民主時代，民主時代的政治人物多少還是想要對宗教示好；專制時代，就像西晉道安法師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不依靠國王來生存，佛法弘法利生的家務事是不容易展開的，不容易立足的。情勢是如此的嚴酷，我們修道團體、僧伽在這部分如果沒有處理好，令國王對於佛教產生強烈的敵意，甚至是有可能發生教難的，所以像這些問題確實需要

審慎處理。

至於說僕役、下使，並不是說他沒權力出家，當今社會一般已經廢除了奴隸制度，所以即使菲傭、印勞、泰勞，或者在國家內部有一些人民願意擔任幫傭的工作，這種僱傭關係通常建立在一個非終身可以立期約的基礎上，可以一年為期、三年為期，期滿就可以解約，所以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終身主僕關係。甚至如果真的臨時有什麼困難需要解約，只要跟雇主講好，雇主也同意就可以解約。但如果雇主不同意，聘約還沒期滿，你硬是一走了之，那你也要負法律責任。

在過往不是這樣的，過往社會奴隸經常是終身的，有一些奴隸制度嚴苛的國度，不但是奴隸終生為奴，甚至奴隸的兒子、奴隸的孫子繼續都是為奴。你會覺得很奇怪，爸爸為奴，憑什麼叫兒子為奴呢？但是在他們的觀念奴隸是買斷的，他們把這些人當商品，所以奴隸一旦被買過來以後，就像是張三、李四雇主家裡的一個貨品一般。雇主擁有對於這個貨品的所有權，所以這個貨品所茲生的，就像牛羊生出來的小牛、小羊也是雇主的，所以在他們的法律觀念裡面，僕隸生下來的兒子當然也還是屬於

雇主的。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僕隸與雇主之間有這種終身的僱傭關係，卻跑去出家，並沒有得到雇主的同意，那麼雇主是可以到僧團去索賠的。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有一些其他的顧慮跟考量，而不是單方面的認為我們願意讓一切眾生、一切的人都有機會出家、受戒，就可以這麼做。這是一個從整個佛教僧團跟社會互動的角度來看問題，那這個互動的角度其實有更深刻的意義，就是希望僧團在弘傳佛法的過程中，減低社會對它的惡感，增加社會對它的認同，這樣才能夠把法弘傳出去。如果這個社會對於佛教或僧團，有很大的敵意或者是很鄙視，那麼對於僧團弘法利生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 四、令眾生歡喜的處眾之道

大家盡量就已講過的內容來問，問到後面的就等下一次講到那部分的時候再問，否則進度沒有辦法掌控，我還是希望優先把進度整個處理完畢。愈是到後面，很多細碎戒法，在我的經驗裡面確實愈有很多人問，可是如果現在你們就陸續問這些戒法的問題，我會花太多時間一直不斷的回答戒法，結果本末倒

置該講的沒講，所以請大家配合一下。我很喜歡大家問，像這樣你問我答就更增加彼此互動，而且對大家理解戒法有幫助。但我比較擔心的是，細碎戒法的問題很多，如果你一直問下來，我一直不知不覺回答，時間可能會有一些割裂。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每次上課之前，針對上一次兩堂課的內容提問。

怎麼都安靜呢？大家不要呆若木雞，修道人應該比社會人更仁慈、更有人性，我們當然不能輕佻而沒有威儀，但是也不要到後來就是板著臉，以為這樣才叫做修道人。修道人如果不能讓人家覺得如沐春風，也許你可以自利，但是你不能利他，你不能讓人家看到你心裡產生安全感，產生溫暖的感覺，我們自己要常常注意。上課的時候，有時同學們閉目垂眉好像在入定，事實上有沒有入定不知道，也許在打瞌睡，你覺得好像跟一群木頭講話，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後來我們跟同學交流，主張同學們在聽法的時候，不要閉著眼睛、不要往下看，聽法的時候你要專注地看著老師、看著法師，一來這是一種禮貌；二來教與學其實是一種互動。好在我近視眼，反正也看不到大家，若看到大家都板



▲ 南京棲霞寺（比丘寺院）與雞鳴寺（比丘尼寺院）聯合舉行三壇大戒。雞鳴寺首座紹嚴法師受住持蓮華法師之託，敦請台灣昭慧法師，講授「比丘尼戒」。本期女眾戒子共271人，戒會法緣相當殊勝。（93.12.12 檔案照片）

著臉的時候，你會覺得自說自話，然後會有點不知道，到底他們需要的是什麼？因為你講的艱難，他呆若木雞，你講的簡單，他也呆若木雞。如果你能夠有一些表情，比如說聽到哪裡表情有點困惑，老師就知道可能講得有點難，他就會注意調整一下；底下的學生聽了非常法喜微笑點頭，對於老師就是一個鼓勵，知道這樣講，學生聽懂了，而且接受。教學本來是一種雙向過程，所以我們可以在某些場合注意某些威儀，而不是在任何場合注意所有的威儀，在聽講的場合像入定一般，那個威儀不是太好。

不但是聽講，有些修道人可能太急切地希望在任何時候有一個修道的威儀，甚至抓緊任何時間在修道，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修道人都不理人，他那個時候就是真的面無表情走進走出，對旁人視若無睹，在一個大家很友好在談話的時候，你可能就會看到有人像死人一樣坐著，說臉色臭也不是，反正你就是不太知道這個人在這個團體裡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情境是不是有抗拒、有敵意等等。有些人因此就會對於修道人產生惡劣的印象、不喜歡，會跟這個修道人疏離。



修禪觀很重要，修道不能跟禪觀脫離關係，但是永遠要記得，你是不斷自利而利他，這個自利利他是並不違反的，不要認為：我利他就沒時間自利，愈是利他而忘記自我的人，其實愈是不知不覺在自利。愈是三輪體空的菩薩，愈是不知不覺的成就自己；愈是斤斤計較自己要擁有什麼的人，他愈是遠離自利原則。所以你不妨要記得，任何一個場合你只要有正念就是修道，任何一個場合不一定你都定住了才叫做修道。所有的正念正知，在每一個場合你的心念都很善意，這種善意包括你願意傾聽別人講話，你願意對於別人的傾訴有一個善意的互動，這個時候你都會給人家溫暖跟安全的感覺，這就是無畏施。

你要布施，利己的最大原則不是祭祀、不是咒術，人要如何利己？透過祭祀可行嗎？不能，佛陀說祭祀是無用的。透過咒術嗎？不行，佛陀甚至強烈反對用咒術驅遣鬼神。那麼佛說利己要用什麼方式？要以「三福行」，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布施就是分享自己所有的；持戒，要節制自己的言行；生天之法，修禪定可以達到色界天。從這裡來看，布施、持戒很重要，持戒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頭戲。布施，你要分享給

別人不只是財務，即使你一無所有你還是可以布施，你分享給別人你的善意這就是布施。

曾經看過一個小小的故事很感動，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有一天走在街上，看到一個乞丐，他生起很大的悲憫心，拿出口袋左掏右掏，錢沒帶，他就很抱歉，握住乞丐的手說：「很抱歉，我沒帶錢，真是對你非常的抱歉。」那個乞丐非常感動，說：「你給我的已經非常的多了。」所以生命有情，我們持戒，持戒最高的精神就是護生，要護念生命，呵護生命。什麼距離最遠？仇恨的距離最遠。什麼使生命與生命的距離最近？你疼惜他，你跟他的生命就最接近。因此你要善護念眾生，在那個場合你能夠想到，不是想到「我我我，我要什麼、我要什麼」，而是想到「他要什麼，他需要被注意，他需要被傾聽，他需要你給予他溫暖」，那麼你的心念隨時想到的是他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這就是正念正知。你是停留在一個正知的狀態，因為你都無我。但是並不是要大家透過這樣對別人示好來獲得更多，那就不對了。

曾經有一個有名的律師，他在訪談節目中問我說：「法師啊！我覺得你很



善於跟別人溝通，你很能夠獲得人家認同。」抱歉，這是人家對我的印象，所以大家不要認為我都派西西（台語），大家都很討厭我。他說：「你是用什麼方式讓人產生很大的共鳴？」我說：其實在我的心念裡面，從來沒有想到我要他對我怎麼樣，因為我要他對我好，我要他對我尊敬，我要他對我有什麼好，那個心裡還是想到我，不是想到他，即使為了要他對我很好，所以我就對他表現得很和善等等。如此我的起心動念還是我自己。

我並沒有很認真去想如何產生這樣的溝通和說服的能力，所以跟他講說，其實我並沒有想到要培養這樣的能力讓別人被我說服、被我感化。只是常去想別人需要什麼？我願意去幫助，願意把自己排開來去接受他，在那個當下並沒有想到我這樣接受他，會不會因此就讓他被我說服，會不會因此就讓他對我更好。心念不要去想這些那就是正念，否則你堆滿了笑容，可是心裡想來想去就是希望他被你征服，將來對你俯首貼耳，那不是正念正知。

所以跟大家互勉，你不要擔心說，我修道一定要是眼觀鼻、鼻觀心，否則通通都不是修道，浪費生命。不要這樣

想，任何時候都正念正知，令自己的心念非常純淨，只關心他者，那個時候你只認真真把那件事情做到最好，沒有怨、沒有恨、沒有不耐煩，那都是修道。因為我相信，大法師有大法師的忙，小師父有小師父的忙，總之出家人忙得不得了，有時候忙就會不耐煩。你自己注意，不耐煩就跟修道背道而馳，安住那個境界做到最好，那就是正念正知的修行。

## 五、制定社會規範的思維方式

上來已經說明了戒與律、波羅提木叉的定義、內容，然後談到了佛教戒律背後有一套哲學。在這裡不講背後的哲學，但是大家要有一個基本觀念，世間任何的規律，不管是在哪一個族群、在哪一個國家或在哪一個宗教的內部，它的一大堆規律彼此間難免有些小小的矛盾。但是總的來說，那個社會會產生那些規範，一定有那個社會的基本思考邏輯，朝著這個思維方式，以這個思維方式為中心，然後面對許多情境產生各種不同的規範，來使這個社會或者是這個族群，或者是宗教內部的成員，能夠達到這種思考的理想的目的是。

舉例來說，在西方不管是大陸法國

家還是海洋法國家，有非常多的法律，看起來這些法律千頭萬緒，但是法律背後有什麼哲學根源呢？那就是「性惡」哲學，相信人性是本惡的。在這個法律體系裡先要理解人性本惡，然後為了制止人性之惡、把人性之惡減到最低，達到社會共同生活的和諧，以及這個社會每一個成員的最大利益，法律必須規範，因此制衡就變得很重要。怎樣的制衡法呢？

既然人性是惡，所以你擁有太多的權力就一定會朝惡的方向發展，小至個人、大至國家的體制，都要有制衡的原則。個人的行為要有所節制，要有一套監督系統，要有一套懲罰機制，來面對那些不受制衡的人，監督他、懲罰他以維持這個社會的和諧。同樣的國家體制也是如此，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大部門各司其職。為什麼要這樣區分？讓彼此互相制衡，不要一個機構同時擁有行政、立法、司法的權利。如果權力太高，他可能拿這個權利來破壞政敵或者迫害無辜。這是西方的法律跟政治背後的哲學，也可以說是西方的法律哲學跟政治哲學。

你不要認為這一套哲學跟法律無關，我們回過頭來看中華民國的法律，孫中山先生最近大家在吵他是不是國父？我們姑且不說他是與不是，總之，

他是一個中華民國建國的偉人，他不是不知道西方有三權分立的制度，但他發展出五權分立。大家如果讀過高中，應該都知道五權分立。五權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以外，增加了考試和監察。為國舉才由另外一個機構來處理，不要行政機構包攬；監督官員是否依法行政，這個機構就叫做監察院。這當然是來自於古代御史大夫的觀念，古時候天高皇帝遠，基層官員有沒有違規做惡呢？所以要有御史大夫到各處去明察暗訪，做為帝王獎懲的一些參考。

他不是沒有一些制衡的理念，但是受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一脈相承中國傳統思維影響，這個傳統思維就是「性善論」，相信人性本善。當他去做五權分立理論時，強調的不是制衡，而是互助和合作。他甚至也看到了達爾文進化論、馬克思主義的缺點，就是過分強調競爭、過分強調生存鬥爭跟階級鬥爭，但是忽略掉生命與生命之間、人與人之間，其實可以有另外一個模式，不是鬥爭而是和諧，互助獲得雙贏的局面。這當然是孫中山先生的智慧，但是因為他自己重視的是性善論，所以對於這個五權分立的解說，就傾向於互助合作而非制衡。

最有名的是他曾經講過自己切身的例子，他說有一次司機開車載他到一個目的地，因為開會時間很趕，他要求司機一定要在什麼時間以前到達，結果那個司機就開始穿小路。那時候他很緊張，覺得很奇怪，大馬路筆直就可以到，為什麼你穿越小路，不是更遠嗎？但是他就忍住，這個司機果然左彎右彎準時把他載到目的地。於是他有了一個覺悟：其實人民就像那個車上的主人。那政府是什麼呢？公僕，就像幫主人開車的司機，人民擁有選舉權來罷免政府，政府擁有治權來治理這個國家。人民選過以後，放心的把這個治權交給政府。如果當初他干預了司機，不准司機這樣走，搞不好根本沒有辦法準時到場，所以有時候你要放心的交給政府去做，以達到那個效果。

這樣一個善意的陳訴就是背後有一個理念，他相信彼此都是善意的，然後他也先相信那個善意的政府，一定會把我們人民帶到一個最好的地方，如果我們掣肘管東管西，會讓政府受到影響不能用最好的方式達到那個效果。但是這裡我們必須提出一些質疑，難道你真放心，如果碰到一個笨蛋司機給你闖小路，那個小路反而紅綠燈更多，由於小路不像大路紅綠燈要

等很久，然後車子擠來擠去，搞不好更慢也不一定。何止司機笨，如果司機居心叵測，你明明說要到哪個單位，他給你載到山裡去擄人勒贖，你怎麼辦？這是假設的，這樣那個主人不是死翹翹了，你太相信那個司機了。

所以佛家說人性沒有絕對的善、惡，但佛家還是看到生命的習性慣性發作的問題，慣性使得那個人呈現常常為善或常常為惡，在這個情況下變得法無定法。你相信一定是性惡嗎？好像有時候又冤枉人，把人家當賊來看。你相信一定性善嗎？有時候你可能弄到自己不可收拾，因為你放棄了當一個國家主人的權利去監督這個政府，讓這個政府可以有更多空間去胡作非為。

基本上不同的哲學思維，會導致法律的制定乃至政治制度的制定，出現不同風貌。今天不是要跟大家分析哪一種看法更正確，但是大家可以理解這一點。可見得我們戒律整個的規範，背後到底要透露什麼樣的哲學，如果我們對於它背後要透露的東西不知道，那我們只是在死記規範，就像從小進到學校要遵守校規。記得國中時代我們都還要背「青年守則」，背了半天也不太知道為什麼要背這些東西，這樣規範會變成沒

有生命死板板的一些教條，所以我還是願意跟大家分享一下，這背後的整套哲學思維是什麼。

宗教的哲學思維當然會影響這個宗教的規範制定。舉例來說，基督宗教也有十戒，這個在《聖經》「舊約」裡有提到，上帝透過摩西來跟以色列的子民立約。這個約有十條，十條裡前四條都跟上帝信仰有關，這裡面擺明了就是告訴大家，你只能夠相信你的主，唯一的上帝、唯一的真神，必須照他的話來做，那麼你必須要遵守安息日等等。後面六條，就跟一般的不殺、不盜、不淫、不妄，基本的普世規範完全相同，雖然文字內容有點出入。

例如：不誑語，基督宗教的表述是：「你不可以陷害鄰居而做假見證」，做假見證其實就是說謊。我們從這裡看到，宗教與宗教之間，有一些普世價值相同的部份確實相差無多，同樣都是告訴大家不可以殺、盜、淫、妄。但是彼此間的不同，你若看它的規範就會呈現出來。難道佛教會告訴你，你只能夠相信你的主，唯一的真主、上帝之類的話嗎？沒有，沒有這樣的戒法。從這裡可以看到規範背後一定反映它的教義，就是這個宗教基本的哲學思想。

再來，基督宗教的十戒告訴我們不可殺人，但是佛教的五戒是告訴我們不可殺生。比丘、比丘尼的戒法也是很清楚的，不只是殺人，殺人當然要趕出僧團，如果殺害動物、殺畜牲也要受到輕度的處分，總之，不殺生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現在比較需要了解的是，為什麼佛教戒律規範是不殺生，可是基督宗教卻只說不殺人呢？對於殺動物這個部分，基督宗教並沒有那麼堅持，而且只要是對人類有利益的事情，即使殺動物其實也並沒有什麼太大的罪惡可言。

所以從這裡來看，兩者的規範不同，背後一定有它的哲學思考不同。簡單的告訴大家，為什麼基督宗教只規定不能殺人？因為基督宗教的整套理論是「創造論」，他們相信人是上帝創造的，是上帝七天創造過程中最後一天創造出來的，而且是依著上帝的肖像，跟上帝的面容完全相像。因此在他們的定義裡面，人就有動物所不及的神聖性，因為具足部分神的形體。至於動物，雖然也是上帝創造的，但是它受到人這種受造物的管理，也就是說，上帝把管理大地萬物的責任交給了人。

所以這一套創造論的哲學思考，使得他們對於人的神聖性不可冒犯這個



部分非常尊重，可是對動物就不認為有那麼重要了。在這中間，人不但不能害人，而且要愛人如己。這個愛人如己，不只是愛你的家人、你的親人，還包括要愛你的鄰人，特別到了耶穌《新約》時代，甚至告訴你要愛你的敵人。為什麼要愛那麼多呢？也是來自此中的哲學思考，認為上帝是創造者，上帝有兩種屬性，一個是愛，一個是公義。上帝是博愛的，而且是非常公正的，就這兩個屬性來說，上帝博愛一切他所創造的人，那麼人也應該要回報上帝的愛，所以人應該要愛上帝。愛上帝要用什麼方式來愛呢？你只要在你身邊最小的弟兄身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回報了上帝。

所有的人類都是你的弟兄姊妹，因為通通都來自於天父上帝，這樣就把一個家庭擴大成為整個世界的家庭，整個世界的家庭的家長是誰呢？就是上帝。於是這整個世界的人類彼此之間不就是兄弟姐妹嗎？因此人要回報上帝以愛，那麼就要愛人如己。這就像說兒女要怎麼孝順父母親？兄弟姐妹少吵架，不就是孝順！兄弟姐妹常常吵架，爸爸媽媽看了就傷心。這樣一個邏輯思考下，人應該要愛敵人、不相干的陌生人，乃至於有怨結的敵人。這是回應上帝的呼

召，是一種對於上帝恩典的回報。

基督宗教的邏輯基本上是這樣，如此有其很偉大之處，由於堅持愛人如己，所以不能夠忍受在人類間有階級的仇恨，這當然是指人道主義的基督徒。所以在十九世紀，許多非洲的黑奴被送到了歐美國家，但是你可以發現到，凡是反對把黑人當作奴隸再販賣的幾乎都是基督徒，他們相信人類是平等的，不應該有一部分人是淪為奴婢，這是對上帝的一種侮辱。這種正義的堅持，使得他們到最後徹底廢除奴隸制度。我們從這裡就知道，一個哲學基本原理的思考是多麼影響規範。

## 六、佛教戒律的法哲學

現在要講到佛教了，佛教當然也有一套哲學思考，否則為什麼會提出不殺生，而不只是不殺人；為什麼沒有說你一定要相信唯一的上帝。我們即使不信上帝也會信三寶，有沒有說如果不信三寶就會下地獄？有沒有說不信三寶就要受到審判？沒有，為什麼沒有？當然跟背後的哲學思考有關。從這裡呈現出來的風貌也就會比較寬容。不管你有沒有信奉三寶，如果做事能夠符合布施、持

戒的精神，那麼你還是會有德而招感其福，德、福是一致的，但不會因為你沒有信奉三寶所做的通通都白做，這是佛教基本的哲學思考。

西方基督宗教在這部分經過長期的互相論辯，到晚近來才稍稍轉彎、妥協，因為早先他們會比較強調「上帝雖然愛每一個人，但是生命的救贖只有在教會的兄弟姊妹之間，教會以外的是沒有得到救贖的。」也因為這樣，所以他們積極的讓所有的人都要被救贖，即使是來自於好意，可是就讓人覺得排他性很強，勞師動眾就是要人家信奉他的宗教，甚至於有十字軍東征這樣殘酷的宗教戰爭發生。

佛教這方面比較好，不管你信不信佛教，總之你能夠做得正就好，也祝福你！可見這背後一定有其哲學思維，相信唯一真理的宗教就容易有排他性，相信真理可能在多元的宗教跟文化中，部分、少分、多分或全分的呈現，這樣就比較有寬容性。所以在這方面，宗教的規範就會出現很大的落差，各宗教間的規範有同質性、有異質性，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其背後的哲學思考。

那麼佛教的法哲學是什麼？在這裡從佛教的基本原理簡單的說明。佛教沒有創造論，它是「緣起論」，什麼叫緣

起論？一切的現象都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離散而滅，這叫做緣起。這個規則很簡單，而且可以落實到經驗之中，每個人可以透過經驗去檢驗，有沒有哪一件事情是非緣起，可以不透過因緣而本自存在的。沒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常識的語言也許會說：「今天我看到那個人無緣無故的對我擺臭臉。」所謂的無緣無故是我們不知道緣故，他擺臭臉一定有緣有故，也許不是針對你、也許他今天身體不舒服、也許他今天因為被老師罵等等，反正他擺臭臉有原因，可是我們會說無緣無故。世間一切現象都有因有緣，因緣非常的複雜，所以佛陀說「緣起甚深」。

那麼這個緣起法透露出什麼樣的訊息呢？如果只是講因緣生滅誰不知道，到底要讓我們從這裡建立一套怎樣的人生哲學呢？一個對緣起的法則有少分、多分和全分的體會者，他的人格或多或少會呈現以下一些特質。

## 七、「謙卑」與「自卑」的截然不同

第一個，就是真正體會緣起的佛弟子，他必然流露出來的是謙卑的品格。因為他的緣起見地使得他深深體會，自

己的成就其實來自於「因緣和合」。這有什麼好處呢？使得一個人不要太驕傲地認為什麼成就是他的、是了不得的事情，他隨時都知道，他的一切成就都來自於這麼多的因緣來促成，在這個情況下他的心就柔軟而謙卑。因此你看那種鼻孔朝天的、眼睛都斜視而不正視的那種人，即使他叫做佛弟子，可是他心裡沒有佛法。世間有什麼事情好那麼驕傲的，有什麼了不得的，所以民主制度是一個讓人培養觀照緣起能力的好制度。

你看那些政治人物在過往戰爭時代多驕傲，這叫牧民，把人當羊來牧。叫父母官，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但是曾幾何時，他們被定位為公僕，選舉的時候要拜票，要一直不斷的握手，不斷的跟人家說感謝。你不要看說這只是一個形式，可是都會內化為他的性格，他會知道他今天居於高位，要感謝人民對他的支持。所以緣起法能夠體會通透，一個人呈現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非常謙卑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謙卑不是自卑，自卑跟自大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人為什麼會自卑？來自於他把自己看得很重要，然後往上比、往下比，往上比覺得不如人就自卑，往下比覺得自己比別人高就自大。所以自卑不是修道人的好出

處，修道人要學習謙卑，可是千萬不要自卑。那要如何避免自卑呢？觀緣起，即使你某些方面的能力、階級、身份、性別不如人，也無所謂不如人，總之你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中。

但是如果善觀緣起你就知道，所有一切的因緣都可能改變，而你現在擁有的因緣也依然可以幫助社會、幫助他人，建設有意義的人生。在這種情況下你沒有理由自卑，許多宗教包括佛教在內，都在培養女性自卑的心態，總是告訴我們女性是五不能——不能為佛、不能為大梵天、不能為帝釋天、不能為轉輪聖王，還不能為魔王，連魔王都沒份。在在處處都在訓練女眾的自卑感，產生那種自慚形穢的感覺。曾經有無聊男子竟然要他們佛學院的女眾，天天背八十四態、女性有八十四種醜態。我看了很生氣就寫文章罵他。我說：「奇怪！我們這些比丘尼忍辱負重服侍你們，打理道場、打點三餐，剩下時間拿來念佛、念法、念僧都不夠，你還叫我們唸八十四態，豈有此理！」

其實你想想看，一個女性若總是認為自己醜得不得了、有種種醜態，想久了真的會發顛。所以人應該要有自信心，這是修道要培養的，自信我可以成

佛，否則我念佛幹什麼，我當然相信我可以成佛才念佛，相信我一定是有用的人。就像很多的模特兒，她不但要學習外表的臺步和威儀，而且常常要自信，自己是很美麗的。同樣修道人要有自信心，要相信自己是很好的，自己是可以很好的，一定可以達到良好的境地。因此這種自卑的訓練對於修道人的殘害很深，這也是為什麼每次都會對歧視女性的言論非常感冒，原因就在於，我覺得那個對修道人沒有幫助。硬是把這些比丘尼洗腦到認為自己壞的不得了、惡劣的不得了，這對她有什麼幫助？

曾經有個比丘叫女眾頂著保麗龍走路，有位女眾還感激涕零的寫文章感恩這個比丘。她說：「我頂著保麗龍走路，保麗龍掉下去，所以這個法師說我女態。」可是你讓這個比丘頂著保麗龍走走，保麗龍不會掉下去才怪，這個心理變態的不得了，竟然就有比丘尼還如此的感恩他。那是非常變態的訓練，他竟然讓女眾對自己充滿著那種不滿意、充滿著那種覺得自己很醜陋的感覺。什麼叫女態？基本上這個語彙就已經有了女性歧視。女態又怎樣？女態就不好嗎？男態就很好嗎？他不能這樣去想問題。情欲態男性、女性都有，有些男性眼睛色眯眯看

起來讓人多討厭，何必一定要認為說是女態，我們討厭的是情欲態，所以很不客氣寫文章責備那個比丘。

後來有一位比丘尼告訴我，安居期間也是這個比丘教導她們，教她們表演八十四態。大家知道什麼叫做八十四態嗎？我根本不背它，反正知道就是要凸顯女眾很醜陋、很有淫欲心、很妒忌、很小人、很聒噪等等這些特質。男性沒有這些特質嗎？所以問題不在於性別，有些男性就有這個特質，有些就沒有；同樣，有些女性有這個特質，有些女性就沒有。她們這些人被催眠到認為女性都很卑賤，所以把他服侍得像大皇帝一樣，就真的表演，表演完還寫心得找罵。她寫心得說：「她本來很抗拒不太願意這樣表演，表演下來忽然間發現，其實她心理是有這些東西的，原來是以前沒發現，所以她就非常感謝這個比丘。」

你想想看，一個比丘尼要表演自己扭扭捏捏，扭過來扭過去的，你能想像嗎？從心理學來講這是極端變態的一種訓練，因為每個人心理都會受暗示，心裡有沒有一些妒忌、喜歡偷瞄、喜歡偷偷喜歡男性之類的。你不要去想，因為你想就會自我證實你是有的，這種心理暗示非常可怕。這個比丘尼可能心裡



原來沒有這些東西，但是在表演的過程中其實會認同她自己的角色，然後就助長、印證了對方的理論：「原來我們女性是這麼不堪，是那麼醜陋、邪惡。」這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所以謙卑的品格絕對不等於自卑，那種自卑品格展現出來的那些人，不見得對別人有善意，她自卑，她在意的是自己，她要爬得更高。她在意的是自己要比別人高，自己比別人低就認了，只好對人家低聲下氣；自己比別人高媳婦熬成婆，她也照樣對人家不客氣。所以你看，越強調她是謹守戒律，非常奉持八敬法的人，她比我還不謙卑，而我看到每一個人，包括你們戒子，我都很謙卑，不會認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可是你看有一些人，她告訴你她奉行八敬法，看到比丘的時候像看到皇帝一般，可是轉身看到新戒，看到小沙彌、小沙彌尼，那真的是鼻子裡出氣，叫人家「小眾、白衣」，充滿了階級的臭味。為什麼？

她心理需要補償，媳婦要熬成婆了，她就要端出婆婆的架子來。那個不是謙卑，謙卑是對每一個人的謙卑，不是對特定對象的謙卑。相反的，有時候看到這個人太驕傲，我就讓他知道，就偏偏對你比對新戒還不客氣，我對每一個人都願意

頂禮，可是我只要趴下來，你就認為我是因為比丘尼要頂禮你這個比丘，那你就休想！你要訓練自己做為一個修道人的謙卑，不要一天到晚想到要別人頂禮、恭敬。我這是對你慈悲的表現，讓你收斂你自己的敗行劣跡，省得頂著一個光頭在外面，讓人家看了就側目。有時候你這樣教訓他，他自己警惕到，就知道不是所有女眾都跟我頂禮，最起碼釋昭慧就不跟我頂禮，她會影響很多女眾，於是看到女眾就不敢認為，這些女眾必然應該跟我頂禮，先收斂自己。

修道人要學著謙卑，點點滴滴要顧念上報四重恩，這個四重恩包括眾生恩，那有一天到晚想著要別人禮敬，那有一天到晚把自己抬高的。一個善觀緣起的修道者對任何人都謙卑，對太驕傲的人不要理他也是慈悲他，這樣你的品格會透過因緣的深觀自然培養而成，不是勉強自己故意裝得很謙和的樣子，那是自然流露的。從謙卑進一步來談，由於因緣造就了他的成就，所以他會感恩，只要想到自己一點一滴成就，都是來自於這麼多因緣成就，內心就充滿著幸福的感覺。感恩的心自然會對他人也有謙卑的心，這兩者是一體兩面的，感恩也讓人心裡富足。◎

# 也談「方便」

## ——與程恭讓教授商榷

撰文 | 姚彬彬

程恭讓教授近年來撰寫了一系列論著，探討大乘佛教中「方便善巧」這一觀念的表現和發展脈絡，這當然是頗有學術價值的研究。在程教授看來，「方便」在大乘佛教義理體系中至關重要，這一觀點雖可見仁見智，亦饒有特色，成一家之言。近來，他又發表了《關於佛典漢譯、理解及詮釋問題的一個反思》一文（《普陀學刊》第11輯），在闡述他一貫看法的同時，又對印順法師的「方便」觀有所指摘。縱覽其全文邏輯脈絡，有些不同意見，略述如次。

程教授文中提出，梁代佛教論師光宅法雲在其《法華經義記》中對權、實二智的詮釋理念，也就是以「權」為方便，以「實」為究竟的這種解經方式，是南北朝隋唐時代中國佛教經典漢譯、理解及詮釋傳統中最重要的思想模式之一，其影響迄至晚近。他的結論是：

法雲引入權實二智一對概念疏釋

《法華經·方便品》，不僅是以權實二智的理論架構來解讀《方便品》的思想義理，更是借此理解《方便品》的價值旨趣是為「廢權顯實」或者「顯實廢權」，從而證明《法華經》全經的核心價值旨趣是「開權顯實」。不過《法華經·方便品》本是旨在系統建構以善巧方便概念為核心的教法思想，所以這裡確實存在「善巧方便」（智或力）與「佛智」（或佛菩提）之間的張力問題，卻本不是指以「一乘」理境作為對象的「實智」與以「三乘」教義作為物件的「方便智」二者之間的對立問題。無論是三乘之境，或一乘之境，本質上都與佛陀的證法無涉，它們屬於教法的範圍，是方便善巧的物件。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善巧方便是「權智」，也是「實智」。

法雲模式的權實二智理論模式一方面必然導致方便智或權智偉大、崇高價

值的降格，另一方面把作為佛陀證法菩提的「佛智」理解為是以一乘理實境作為對象的「實智」，又必然引起證法、教法二分的佛法根本理論考量出現一些淆亂。所以法雲模式的權實二智理論架構雖然是漢傳佛教一個有重要思想價值和深刻學理詮釋空間的詮釋模式，卻也內含有一些關鍵性的失誤，它給佛典漢譯、理解及中國佛教教義學此後的思想建設，相應帶來一些難以模糊或忽視的詮釋困境。

這一表述相當「哲學」，其實也不乏「吊詭」，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誤，程教授的意思是說，法雲把以「權」理解為方便，以「實」理解為究竟，還是可以接受的，故其謂「這裡確實存在『善巧方便』（智或力）與『佛智』（或佛菩提）之間的張力問題」，但又認為法雲矮化了「方便」的地位，也就是說，在程教授看來，大乘佛教的義理體系中「方便」與「究竟」是同樣重要的，而且處於同一個邏輯層次上，是一體之兩面。

程教授的這一論述相當巧妙，因為，在概念邏輯上，即使吾人不願接受他的「方便」與「究竟」是同一層次概念的這一觀點，卻也總不能說「方便」不重要。而且，「方便」與「究竟」到底是屬於同一邏輯層次還是不同邏輯層次，這已然是純粹的哲學「詮釋學」問題，可以永遠各執其理，由於經文文本

解釋本身的「張力」存在，恐怕永遠不會討論出一個確定答案出來。

比如，就程恭讓教授所極力反對的「廢權顯實」的理解方式而言，恐怕在《法華經》中一樣可以找到「經證」。就吾人所熟知的《法華經》講「會三歸一」的「大白牛車」寓言故事而論，其以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這三乘都是權乘，大白牛車喻佛乘，這一乘才是實乘。從故事本身看，眾生最終登上大白牛車之後，羊車、鹿車、牛車這些拿來哄小童的「玩具車」，當然也就失去了價值了，這麼看，即使說就此「廢」了，當然不能算錯。正如吾人童年時玩的玩具，恐怕沒有人一直玩到成年吧！

不過，就這個例證本身而言，如果站在程恭讓教授的立場，當然也可以解讀為，吾人童年時候玩的玩具不能丟掉，還可以送給別的小孩、或留給自己下一代的小孩接著玩，這自然也說得通。——筆者所說的「詮釋學」的奧秘，就在於此，法雲的理解當然未必是錯誤，程教授的理解自然也不是定說，都是一種出於相應立場的「詮釋」。所以真不必在這裡面追求一個確定答案。

如前所述，程恭讓教授對於「方便」的理解自然不失為一家之言，但若就此自以為一種標準答案，並拿來臧否前人的有關看法，難免就失去了應有的

分寸。如所周知，印順法師平生於中國佛教傳統中重視「圓融」和「方便」的傾向頗有反思，乃至嚴厲批評某些援入巫鬼信仰的宗派是「方便出下流」。程教授則認為，這種批判視角是有誤區的，乃是「內在地必然蘊含了對於方便概念思想層次的降格，這不能不說是印順法師在 20 世紀反思中國佛教思想傳統的背景下，再現了法雲二智詮釋模式所引起，對於方便概念思想價值有所貶斥的傳統思想趨勢」。

程教授文中涉及印順法師的有關論述，恐怕頗有些「上綱上線」的味道。因為，任何人的觀點表達，總是有語境的，程教授談的是一個近乎繁瑣哲學的教理詮釋問題，而印順法師平生對於「方便」問題的探討，皆針對的是歷史上乃至當前佛教的現實問題而論的。如程文中也有徵引的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中那段代表性論述：

佛教之末流，病莫急於「好大喜功」。好大則不切實際，偏激者誇誕，擬想者附會，美之曰「無往而不圓融」。喜功則不擇手段，淫猥也可，卑劣也可，美之曰「無事而非方便」。圓融、方便，昔嘗深信不疑，且以此為佛教獨得之秘也。七七軍興，避難來巴之縉雲山。間與師友談，輒深感於中國佛教之信者眾，而卒無以紓國族之急，聖教之危，吾人殆有所未盡乎！乃稍稍反而責諸己。

顯然，印順法師這裡批判的是一些教內的負面現象，「無往而不圓融」與「無事而非方便」，並非純然教理意義上的「方便」與「圓融」。——就「方便」一詞而言，在佛教傳入的影響下，早已是漢語中的常用語，如「大開方便之門」「行個方便」之類皆是。因為如果單純講教理問題，無論是印順法師還是別的什麼人，恐怕都不能說「方便」與「圓融」本身就完全錯了。

即使在程恭讓教授的文章中其實也提到了，印順法師對所謂「方便」的不同情況，是作了區分的：其一，作為「正常之適應」的方便；其二，作為「畸形之發展」的方便；其三，「毒素之孳入」的方便。印老之立論，顯然針對的是後兩者，而非其一。

由此可見，印順法師對於「方便」一詞的表述，顯然更多基於日常語境，在這種語境下，「方便」與「究竟」的對待，其實完全可以理解為「過程」與「目的」的分野。——不僅是佛教，任何宗教和任何思想學說，在其傳播過程中都存在這兩個方面：既要適應環境和不同人群，來選擇一些合適的乃至委曲求全的傳播宣教手段；同時也不能忘卻信仰或主義本身的「初心」。

這類情況在歷史上俯拾皆是，以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而言，他們的「方便」，既有在早期與中國傳統「尊天敬祖」信仰



的調適，也有後來把上帝解釋為「天老爺」，與中國民間巫術信仰沆瀣的情況。前者，顯然就是印順法師說的「正常之適應」；後者，則無疑正是「畸形之發展」乃至「毒素之孳入」的「方便」。

佛教傳入中國後，也有類似的情況，魏晉至唐宋時期，佛教與中國儒家傳統的忠孝觀念調適，顯然就是印順法師說的「正常之適應」；但逐漸漢傳佛教中充斥了中國民間社會的巫鬼信仰，乃至淪為太虛大師所說的「死鬼的佛教」，難道不能說這種「方便」是「毒素之孳入」嗎？

乃至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建國大綱》中曾提出，中國建國分三個階段：軍政、訓政、憲政。在這種理念下，軍政、訓政這兩個階段是民智未開時的特定手段方法，也就是「方便」的；「憲政」才是孫中山的根本思想和最終目的，自然也就是「究竟」的。在中山先生看來，前兩個階段不可跨越，存在必然性，這是無疑的；但最終目的是「憲政」。但如果按程恭讓教授對於「方便」與「究竟」或「權」與「實」的理解，軍政、訓政、憲政成了同一邏輯層次的概念，這樣真的合理嗎？

按筆者的理解，佛教的「究竟」，無非是信仰和求道的「初心」，在佛教的發展歷程中，具有定盤星式的作用，能在所謂「方便」的「往而不返」的進

程中，乃至忘記初心偏離航向時，撥亂反正，進行糾偏。

如果過分推崇和強調所謂「方便」，裡面也將存在一個悖論：任何人都會把自己的一些特定做法，乃至壞的東西，都自我詮釋為「方便」。比如把民間勸善的方式當做推廣佛教的手段，把個人崇拜當做吸引信徒的手段，乃至把巫鬼信仰當做增加收入的手段，這些現象，古往今來難道不是很常見的嗎？印順法師對「方便」的反思，無非正是針對的這些問題。

印老在晚年時，鑒於種種「畸形發展」的「方便」的氾濫，稱之為佛教的「庸俗化」：

現在的台灣，「人生佛教」、「人間佛教」、「人乘佛教」，似乎漸漸興起來，但適應時代方便的多，契合佛法如實的少，本質上還是「天佛一如」。「人間」、「人生」、「人乘」的宣揚者，不也有人提倡「顯密圓融」嗎？如對佛法沒有見地，以搞活動為目的，那是庸俗化而已，這裡不必多說。（《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以搞活動為目的」的佛教「庸俗化」現象，在印老說過這番話後直至今日的三十餘年間，無論在海峽兩岸，皆愈加風起雲湧，由此可見，印順法師對於佛教中「方便」問題的反思，尤有現實意義。◎

# 俠肝義膽，佛教優先

## ——我與淨良長老的因緣<sup>1</sup>

撰文 | 釋昭慧

### 編按：

淨良長老（1930-2021），法名果忠，字淨良，號壽光樓主、逸雲山人，別號彌陀侍者。福建福安人。1946年農曆九月十九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投禮福安福慶寺清亮和尚座下剃度，是年十月於福州鼓山湧泉寺受具戒，隨後即入禪堂學參。

1949年二月隨心悟、心然二師，進入台灣佛學院親近慈航菩薩研習佛典，被分配至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台灣佛學院分院」學習，旋又回歸汐止彌勒內院慈航菩薩座下聽教，曾至新竹靈隱寺「台灣佛教講習會」親近大醒法師。

1952年主理暖暖金山寺務，1953年十月彌陀寺動土興建，1956年創立佛教講堂於三重市。1962年重整彌陀寺。

1955年起參與佛教會行政工作，詳細內容請見本期專輯紀念文章。

觀音像事件落幕後，我點名責備了好些黨性大於教性的佛教大老。到了佛誕放假運動，他們慨允簽名，而且樂意擔任共同召集人。可見得，在時代浪潮衝擊下，這些長老也逐漸擺脫了「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思維模式，依「佛教主體性」來考量爭

1 《浩蕩赴前程》（上）——昭慧法師訪談錄（台北：法界出版社，民國106年5月），頁347-350。



◀ 民國88（1999）年4月3日，佛教界慶祝佛誕節記者會於中國佛教會三樓舉行，佛誕放假促進會由昭慧法師代表發言。（右一：淨良長老）

議性問題了。

中佛會領袖中，讓我最難忘而感恩的，就是淨良長老。長老同樣是非常忠誠的國民黨員，但是在最關鍵的時刻，他總是教性高於黨性，毅然出手相挺。

民國八十八（1999）年四月八日，台北市佛教會聯合台北縣市共同舉辦浴佛大會，在中正紀念堂辦這麼大的場面，這是前所未有的。那時是國民黨執政，身為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的淨良長老，一方面要顧慮教會整體立場，一方面還要面對國民黨的壓力，我知道他其實是很小心翼翼的。

沒想到，在中正紀念堂那麼大的

場面，黨政要員都在場，大家致詞完畢後，長老忽然在台上講：「我們這個發起佛誕放假運動的昭慧法師到場了沒有啊？昭慧法師在不在現場啊？請她上來解釋一下，什麼叫佛誕放假運動？」我真的是跌破眼鏡！沒想到長老背負著這麼大的壓力，竟然還會這樣公開支持我。我當即三步併兩步跑上台去侃侃而談。當時大會主席是了中長老，他老人家欣然看著我。這幾位長老們，縱使在政治上有他們的立場，但是碰到佛教榮辱的關鍵時刻，還是會站在佛教的立場。

民國九十（2001）年三月，中佛會好不容易把達賴喇嘛請來台灣，又因



▲ 民國90（2001）年11月22日，中國佛教會舉行第十四、十五屆新舊任理事長暨理監事交接典禮，新任理事長淨良長老邀昭慧法師代表比丘尼，以中華佛寺協會常務理事的名義致詞。

為我發動廢除八敬法運動，被我弄得灰頭土臉。所以那年的四月十日，中佛會召開九十（2001）年度第一次長老委員會，會中就在討論如何處理這件事。<sup>2</sup>事實上，他們事前已經醞釀好，準備在會中開除我的僧籍。可是我立刻回手一記，提醒他們：「這麼多比丘破戒犯齋，中佛會向來都裝聾作啞；我犯了什麼滔天

大罪，憑什麼開除我的僧籍？」<sup>3</sup>他們心裡有數，就不敢再動我了。所以我始終不加入中佛會，寧為「化外之民」，省得他們找機會來開除我。

待到淨良長老當上中佛會理事長時，我在他就任前的晚上趕去祝賀，他竟然跟我說：「我正要找妳，理事長交接那天妳過來，代表比丘尼致詞。」我

2 〈附錄三：中國佛教會九十年度第一次長老委員會議紀錄〉，《千載沉吟》（台北：法界出版社，2002年）頁234-237。

3 釋昭慧，〈又見佛門新咒語——回應「八敬法是佛制」論〉，《千載沉吟》（台北：法界出版社，2002年）頁228。



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長老，你會被人K喔！」想不到他說：「沒關係！K就K！」我再提醒：「我很有爭議性喔！」他也說：「我還不是很有爭議性！」我還真佩服他！既然要我去致詞，我也就真的去了。中佛會理事長交接典禮當天，那些想要開除我會籍的比丘們沒有想到我會上台致詞，臉都綠掉了。

那天淨良長老臨時宣佈，請我上台致詞，我就半開玩笑地說：「長老請我致詞，我本來很猶豫，但是我想還是要來，因為跨上這個講台雖然是一小步，但是對比丘尼來講，卻是歷史性的一大步。」接著又講：「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夠看到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由比丘尼擔任！」<sup>4</sup>下面當然有一些年輕人在鼓掌，可是我看到那些比丘們臉色鐵青，再看陳菊、朱武獻及張博雅等貴賓，笑得都合不攏嘴了。

賢定法師當時是台中市佛教會的前任理事長，她告訴我：「妳知道嗎？妳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很驚訝，她說：「妳這樣勇敢衝出來，給我很大的啟發！所以這次中佛會改選時，我們就跟他們比丘們談判，要求常務理事名

單裡一定要有兩位比丘尼。他們本來不肯，某位比丘法師還說：『生吃都不夠，哪還能給妳們曬乾！』（台語）可是我就說：『不給你試試看！我們的票就不投給你們規劃的人選！』他們只好妥協了，讓出兩個名額給比丘尼。」於是，中佛會開了先例，由賢定法師及另一位比丘尼擔任常務理事。這是中佛會首度有比丘尼擔任常務理事，而且理事長上任以後，秘書長換成了比丘尼，這也開了中佛會的先例。

我很感恩淨良長老，他站在教會領袖的位置上，當然知道支持我，會觸怒某些比丘，但他還是要我發言。他是愛才的長老，心胸度量也很寬大，明知我是印順導師的弟子，但是無論碰到任何爭議，他永遠默默支持著我，這也是一份非常殊勝的法緣。◎

4 忘言，〈期待中佛會出現比丘尼理事長〉，《弘誓》雙月刊第54期，民國90（2001）年12月，頁29-30。